



彈
詞
註

十一卷上起明洪武終正德



明史彈詞註

漢陽張三異禹木著

男伯琮鶴湄訂

仲璜別麓註

坦議 天忻校

曾孫任佐較刊

明史彈詞卷之上

古往今來歲月龍爭虎鬪江山琵琶一曲世千年瞬息
興亡過眼 昨日纔收殘本今朝重理新編較前更覺
話綿纏添出許多公案 西江月 詩曰

十段新詞彈已過一回舍淚一回歌孤臣寫盡淒涼
恨身後淒涼恨尚多

重理新詞談甚文故明一代事紛紜開基聖主知艱

彈詞註卷十一上

苦蒙業嗣君樂太平寵任權璫操政柄縱橫鷹犬擅
威靈九重惟服神仙藥百爾徒爭門戶名鍛鍊摧殘
元氣喪飢寒驅逐盜氛橫村村血濺中原土處處山
堆白骨塵光祿不能留筆補東施猶可效心聲話原
紀傳分賢否論采史書判假真白叟談來如見慣黃
童聽道是新聞明朝三百年間事話到煤山不忍聽
話說上自盤古下迄宋元多少興亡事故俱打入十段
詞中已資清聽惟有明朝一代自洪武至崇禎歷二百
七十八年君相賢愚政治得失不比遠代斷簡殘編有
許多翻新出奇的公案豈可無詞致留缺陷莫奉知音
不揣粗率少資談論要皆根據明史現在傳志非憑臆



說敢恣是非高人垂聽自見分曉且說明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大元至正十五年四
方起兵太祖以布衣提兵掃蕩至至正二十七年即位
於金陵建有天下之號曰明改元洪武立子標為皇太
子至洪武二十五年太子薨謚曰懿文遂立懿文子允
炆為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太孫即位是為
惠宗讓皇帝建文
位四年 在為太祖第四子燕王棣起兵
奪位兵入應天建文遜去燕王即位是為

太宗文皇帝

永樂
嘉靖中改號成祖
在位二十三年

傳子高熾是為

仁宗昭皇帝

洪熙
位一年

傳子瞻基是為

宣宗章皇帝

宣德
位十年

傳子祁鎮是為

彈詞詳卷十一上

英宗睿皇帝

正統
位十四年

在北狩弟郕王祁鈺即位是為

代宗景皇帝

景泰
位七年

在羣臣奉

英宗復位

天順
位八年

傳子見深是為

憲宗純皇帝

成化
二十三年

在位傳子佑樞是為

孝宗敬皇帝

宏治
十八年

在位傳子厚煉是為

武宗毅皇帝

正德
位十六年

在無嗣迎立憲宗次子興獻王

子厚熹即位是為

世宗肅皇帝

嘉靖
四十五年

在位傳子載堉是為

穆宗莊皇帝

隆慶
位六年

在位傳子翊鈞是為

神宗顯皇帝

萬曆
四十八年

在位傳子常洛是為

光宗貞皇帝

泰昌
位一月

在位傳子由校是為

熹宗哲皇帝

天啓七年

在無嗣傳弟信王由檢是為

懷宗端皇帝

崇禎十七年

在為流賊擾亂自經而崩凡此

一十七帝共歷二百七十八年今將相傳世代在位短

長以及是非治亂一一寫入詞文

元之末立安權太史知亂

元寧宗崩太后命迎明宗長子安權帖睦爾於廣西太史院言安權帖睦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太后與大臣定議立之是為元順帝明兵至燕京走應昌府又二年崩

至正間石人出徧地紅巾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命賈魯充河防使開復黃河故道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樂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倡亂愚民翕然信之穎川劉福通羅田徐壽輝等皆共起兵以紅巾為號又計見第十段元史徧地紅巾句下

彈詞註卷十一上

三

裂土宇盜名號一王四帝

是時盜賊蜂起割裂土宇穎川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徐壽輝據蘄州為帝國號天完吳張士誠稱吳王西漢陳友諒稱帝於江州明玉珍稱帝於隴蜀錢氏曰元政不綱紅巾騷動一時盜有名字者四帝一王皆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時之心也明太祖諭元納哈出書曰四帝一王皆為俘馘此天命非人力也

具雲起天子氣應運龍興

元至正初青田劉基舉進士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常建議勸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遊西湖有具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李良翰曰天運氣絕天必簡一聖人出而錘冶乾坤惟時太祖高皇應運而興

明太祖起淮右卜琰倡義

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後即位建國號曰明建元洪武是為太祖高皇帝其先沛人徙江東句容為朱家巷

宋季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太祖年十
七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孤立無依入皇覺寺
為僧後四方兵起定遠人郭子興攻濠州元將徽
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欲入濠避兵
請伽藍卜玆問避亂不吉問守故不吉因祝曰豈欲
子入濠倡義耶乞許陰玆卜屢得陰遂往後太祖詔
中有曰朕本淮右布衣
肇興丕基 玆音教

投子興居甥館志切安民

太祖入濠門者疑為謀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
語大悅收為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
宿州馬公女為已女遂妻焉即高后也軍中呼為朱
公子太祖在甥館慨然有救天下安民生之志後子
興稱滁陽王尋
卒太祖統其軍

辭左帥下滁和招延豪傑

時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宋帝改元龍鳳遣人徽興子
為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
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初太祖糾合義旅由濠
狗定遠進攻滁陽花雲為先鋒單騎衝賊陣而過敵

彈詞卷十一上

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滁陽會滁
師乏糧謀取和陽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
橋絕兵出戰張天祐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
橋而登遂據和陽太祖既總和陽兵威名益著先館
甥在濠即延攬英雄有若飢渴故豪傑景從徐
達湯和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後並為開國元勳

賽豐沛比南陽天產濠英

昔漢高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
明初功 臣強半濠州蓋天生真主必多產英才以備
驅策豈 偶然哉

李善長似蕭何運籌轉餉

定遠人李善長少有智計太祖略滁陽善長被書生
服道謁太祖問知為里中長者命掌簿書贊計畫凡
師行必留守轉調兵餉時大將軍等定中原平僭偽
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太祖獨知之誥辭曰東征
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漢有
蕭何未爾過也後為太師丞相爵韓國公大將軍徐
達為元功位 猶在善長下

定甘肅破哈納出屢著戰功佐成一統爵未
國公馮勝初名國勝更名宗具最後名勝

巢湖傑濟舟師三俞二廖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取金陵慮無舟楫時巢縣人
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子通海淵通源通濶等俱賢力
邁眾各舟巢湖連結水砦以扞寇會妖黨左君弼
據廬州永安等歸會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阻馬腸河
引永安等歸會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阻馬腸河
口太祖歸和陽集商人舟率師攻之永安等以小舟
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乃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
渡江之計後爵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追封俞
通海號國公永
安等先俱陣歿

吳良免東顧保障江陰

濠人吳良太祖以為江陰守將江陰密邇士誠僅百
餘里挫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又命其弟口增兵協
鎮士誠寇江陰良命弟口以十餘騎蹀之擒其卒數
人餘黨不敢前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
擒其將士五百人敵大敗宵遁時賊屢侵常州良口
守禦有方不敢犯境太祖召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

彈詞詳卷十一上

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
命諸儒臣為詩文美之良在江陰十年訓飭將校興
學修屯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口為之捍敵
也吳良本名國興賜名良封江陰侯贈江國公謚
襄烈弟口本名國寶封靖
海侯贈海國公謚襄毅

首殉難垂大節胡韓花許

虹縣人胡大海智力絕倫太祖用為前鋒所向戰必
勝攻必取及太祖下婺州命大海為守將金華苗帥
蔣英作亂英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
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訴曰蔣英欲殺我大海將
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
即斷其首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友諒驍將張定
邊奮前犯太祖舟膠於沙漢兵匝焉牙將韓袍進
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少緩愛其死乃服舟驅進對
敵太祖舟始脫太祖下太平以花雲為守將友諒率
舟乘漲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城遂陷賊縛雲
急雲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刀殺五六人賊縛雲舟
檣叢射之比死罵不絕口樂平儒士許瑗謁太祖於

寧越太祖喜以太平為股肱郡命瑗為知府至是友諒陷太平瑗抗節不屈死之捷錄云胡韓花許節垂百世發音務大海贈越國公諡武莊韓成追封高成侯

屈先生禮賢館望重陶泰

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葉琛龍泉章溢胡大海薦四賢人以書幣徵至入見太祖喜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創禮賢館處之太祖曰太平耆儒陶安李習率士民出迎安見太祖謂習曰我輩今有主矣後官翰林賜一聯曰國家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洛陽人秦從龍避亂居鎮江太祖命徐達詢訪聘至親至龍江迎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冠之一者太祖呼為先生追諡文憲葉琛字景淵章溢字三益陶安字敬當塗人贈姑熟郡公從龍字元之

將如兩臣如雲同心戮力

李良翰曰其間攀龍鱗附鳳翼以翊天啟運者如雲如兩相與戮力協贊定鼎於龍蟠虎踞之都然後東

征西

彈詞詳卷十一上

七

下太平拔采石定鼎金陵

太祖率諸將渡江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守臣棄城遁遂下太平旋進取金陵馮國用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蠻子海道歸康茂才率此降遂克金陵太祖入城慰初馮國用來謁太祖問為民除害耳軍民更相慶慰初馮國用曰吾率眾至此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皇帝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掃除羣寇天下不難平也太祖改為應天府遂定都焉

黃雲覆襄城橋堦先擒縱

太祖初下太平元義兵元帥陳瑄先水陸分道來攻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堦先至見有黃雲罩於城臯遂驚敗為伏兵所擒太祖釋不殺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

相強也縱之還收餘眾屯板橋太祖取金陵堃先與
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為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
殺之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結寨采石
圖犄角攻太平常遇春攻海牙大破之進攻兆先營
擒兆先復釋而用
之俾為元帥從征

呼老康敗友諒預料驕輕

陳友諒沔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贅於陳冒陳姓從
徐壽輝領兵為元帥自稱天完平章尋稱漢王及攻
下太平於采石舟中弑壽輝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
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
兵東下建康大震太祖恐二寇合欲速友諒先來知
指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命作書約為內應招之茂才
遣舊事友諒之老闈者賈書往友諒喜問康公今何
在曰守江東橋問何橋曰木橋也告太祖易橋石鐵
公吾即至呼老康為號闈者歸以告太祖見鐵石連
石嚴兵以待友諒果是日徑衝江東橋見鐵石連
呼老康不應知墮計率兵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
柵伏兵起大敗之友諒軍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設
溺無算友諒乘別舸脫走太祖遂決計先伐友諒帥
舟師湖流而上直擣江州友諒倉卒不能軍挈妻子

夜奔武昌遂入江州乘勝追拔蕪黃興廣等處遣使

招諭江西諸郡皆降後太祖語徐達曰朕初與二寇
相持或勸朕先擊士誠以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
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然不知友諒驕而輕士誠
狡而懦放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
若先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我疲於應敵矣朕取二
寇固有先後耳
蕪州人追封蕪國公茂才

康郎戰鐵冠賀盪平西漢

太祖既定江西友諒忿其疆場日感大作高艦乘漲
薄南昌城下明都督朱文正等分門死守遣千戶張
子明赴建康告急友諒圍八十五日太祖督舟師來
援進次湖口始解圍東出鄱陽迎戰遇於康郎山友
諒鎖巨舟為陣郭興曰非火攻不可乃乘風縱火焚
其水寨數百艘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皆焚死
友諒欲退保鞋山我軍橫截湖面不得出俞通海以
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太祖移舟列柵江南北岸
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
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諸軍追擊數十里不解是時
臨川人張中所謂鐵冠道人者亦在師中忽大笑賀
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縛汝水濱以俟乃遣人

具牲酒往祭旋有降卒來奔言衣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其將張定邊以小舟夜載屍及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為帝次年太祖至武昌圍之傅友德先登奪城東高冠山俯瞰城中常遇春擒岳州來援守將張必先先馳勇漢倚為重縛示城下又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降理遂率定邊等詣軍門降封理為歸德侯西漢遂張中字景華

滅東吳俘九四薪積齊雲

張士誠白駒場亭民為鹽場牙僧行九四與弟士德士信同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陷高郵旋掠浙西姑蘇諸郡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跨淮海與山東相距遂僭稱王國號曰吳太祖議討之命徐達等先取通泰諸郡剪其肘翼及兩淮既平遂專事浙西副將軍常遇春請直搗姑蘇太祖令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遂攻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驥分兵三路迎戰皆敗士誠遣李伯昇來援潛入城被圍又遣呂珍及其五太子來屯城東之舊館達等連破援兵焚其赤龍船呂珍等以舊館降達以珍狗於湖州城下天驥伯昇亦以湖州降吳平章潘原明懼亦以杭州降遂進逼姑蘇戰於南鮎魚口敗

鄧詞卷十一上

九

之又敗之於尹山橋遂進圍城士誠被圍久欲突圍出至盤門遇春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又突出胥門遇春破閭門城中不支投兵降士誠率將士破葑門遇春破閭門城中不支投兵降士誠率兵戰於萬壽寺東街敗歸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為劉氏曰妾必不負君子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達遣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抱解復蘇曰九四英雄無身耳瞑目不中書省言不遜李善長罵之士誠自縊死

由海道降國珍悉收甌越

黃巖人方國珍於元至正八年劫掠沿海州縣尋據溫台慶元等路太祖下婺州遣使招諭國珍以次子為質太祖厚賜而遣之國珍復納溫台慶元三郡籍雖來獻而未納士復遣使往諭云侯克杭州納士太祖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克台州黃巖降進克温州太祖又命湯和為征南將軍進兵慶元亦降國珍海道舟通太祖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率師由海道會湯和等討之國珍率家來降遣次子奉表謝罪國

珍至京師後授廣西行省左丞
奉朝請善終 亮祖六合人

緩中原先闔廣廟算如神

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元汀州判蔡公
安奇之授以巡檢從討山賊有功累遷左丞聞是太
汀州尋命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至是太
祖命胡廷美取福建師度杉關攻邵武建陽降之太
祖又命湯和等由海道取福州和與廖永忠自明州
乘東北風和等日奄至城下克之進兵延平先遣人
招諭友定友定殺使者誓以死報元圍十日城將破
友定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兵入城輿夜定出俄大
雷雨復蘇械父子送京太祖面詰之恚曰已矣毋多
談安得如我死乎遂棄市漳泉等郡皆降聞地悉平
東莞人何真常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起真結
豪民保障值南海寇陷廣州真擊走之元立東西分
省於廣東以真為參政又陞右丞遂據有廣東諸郡
至是太祖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諭以廣
東平即合兵取廣西更命楊璟等率武昌荆州等衛
軍由湖廣取廣西諭之曰南方皆入版圖惟淮北山
東未一兩廣八閩未附已命丞相徐達北定中原胡
廷美分道入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進取廣東故

彈詞註卷十一

十

命爾等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又救陸仲亨
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於是永忠駐福州先遣人以
書諭真及永忠至潮州真奏表歸附遂入廣州各郡
俱降真入朝賜宴授江西行省中書叅知政事永忠
等進兵梧州璟等克象鼻山下相持兩月攻圍益力城
自廣東來會屯於象鼻山下相持兩月攻圍益力城
中寧州郡所在皆降廣西悉平谷應泰曰徐達一軍
由淮入河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徼先事蠻
方緩急之數得毋出下策乎中原而分兵南徼先事蠻
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

撤屏蔽斷羽翼先平齊豫

太祖謂徐達曰中原擾攘今欲北伐計將何如遇春
曰直搗元都餘皆建瓴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懸
師深入頓於堅城餽餉不繼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
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按潼關而守之據
其戶檻然後加兵元都則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
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開隴可席捲而下諸
將曰善乃以達與遇春由淮入河長驅北伐達至淮
安以書諭元義兵都元帥王宣及子信宣納款復叛

達急攻沂州宣復降戮之肅州康平濟南等處皆下
元守臣或遁或降山東耶縣悉不達引兵上黃河克
歸德許州取汴梁元府臣李景昌遁時左君弼守陳
州太祖諭以書且歸其母君弼感泣請達降進攻河
南府元平章梁王阿魯溫降進克陝州直抵潼
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拒戰敗之遂入潼關

定幽燕不血刃元主宵奔

太祖以潼關東皆平命諸將進取元都達等台中
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等府進克臨清諸將俱以師
會於是遇春率舟師並河東西進步騎遵陸而前
元丞相也速捫禦海口望風奔潰至河西務平章
普等迎敵大敗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拒戰指揮
郭英伏兵敗之遂入通州元主大懼集后如太子同
議北行元主衍德太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左丞
相先烈門勸固守京城三鼓命准王帖木兒不花監
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開
建德門如上都達等進克燕京

敗擴廓降思齊掃清秦晉

元平章擴廓帖木兒察罕帖木兒甥王保保也察罕
養為己子察罕死擴廓領父兵封河南王據太原順

元平章擴廓帖木兒察罕帖木兒甥王保保也察罕
養為己子察罕死擴廓領父兵封河南王據太原順

十一

帝北走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以
攻北平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
必虛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若彼還救必
成擒矣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達等
乘夜襲之擴廓聞變亟納鞬蹕一足踰帳後出從十
八騎遁去遂克太原達復遣傅友德擊賀宗哲於
石州敗之嶧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諸軍攻大
同路克之進克河中府達等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
浮橋渡河攻西安府之姚李思齊自潼關奔鳳翔
達遣馮勝征陝姚思齊奔臨洮遂進克隴州秦州鞏昌
復遣勝征陝姚思齊奔臨洮遂進克隴州秦州鞏昌
守慶陽亦降會達征平涼良臣復叛達遣兵圍之其
黨姚暉等獻門納師達入城執良臣斬之慶陽平遂
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北遁之西悉平達等班師還
京

保保亡納哈執買的俘擒

王保保知達軍南還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太祖議
征沙漠命達由陝西兵於定西古城保保從古城走
上都達大破王保保兵於定西古城保保從古城走
柰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從徙金山之比至洪武八年

卒於合刺那海之衙庭之毛氏亦自繼太祖曰我竟無以臣王保保真男子也文忠等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視真進敗大尉蠻子於駱駝山遂次開平復元平章上都罕知庚申君已殂文忠兼程至應昌克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諸王及宋朝玉璽金寶等物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脫身遁朔庭遂空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率師三十萬征之復遣前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隨往諭降勝等趨金山乃刺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刺吾告以朝廷遣還之意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人畜輜重過於元廷至是計窮乃刺吾勸之降遂遣使納款勝遣藍玉往一禿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詣玉降玉與飲甚歡納哈出酌酒酌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取酒澆地鄭國公常茂在坐直前搏之納哈出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以衆擁之見勝勝令耿忠與同寢食班師至京封納哈出為海西侯

惠儲順脫古弒元衣圖遁跡

彈詞卷十 上

士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元平章僧家奴進至上都大石岸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遣指揮孫恭招諭元惠王伯都木花傑王伯顏不花等皆降送惠儲至京賜第宅襲木花傑月給錢米元大子愛猷識理達臘在位十一年殂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藍王北征脫古走云也速迭兒之地為部下所弒僚屬奔散不能自立所謂小王子即元裔也

定滇南平僞夏一統乾坤

隨州人明玉珍以信義為鄉黨所服徐壽輝兵起集鄉兵結柵自固尋降壽輝授元帥鎮沔陽至正十四年以兵千人船五十湖之而上攻元右丞相完者都於重慶克其城下嘉定不成都稱隴蜀王昇嗣二十年僭稱元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玉珍命中山侯湯和同歲改元開熙至是開陝一定太祖尋卒子昇嗣年十廖永忠等率京衛荆湘之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率河南陝西步八由秦隴趨成都分道並進友德規知階文守備單入乃攀援山谷連戰克階文綿漢四州適江漲以木二之于書克諸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解入從上流揚旗鼓譟而下遂得木牌永忠先破其陸之

入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昇大懼亦
使詣永忠納款及和至昇面縛銜璧奉表詣軍閣降
友德旋克成都蜀地悉平昇至京封歸義侯時天才
大定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尚據滇南未服太祖
遣使使王禕招諭被殺乃爾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王
沐英為副討之由辰統貴州至普安攻下之進至
曲靖元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屯曲靖以拒沐
英倍道進師衝霧至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
驚為神兵英分遣一軍沂流渡出陣後友德濟江進
戰敵陣亂披靡生擒達里麻英趨雲南梁王聞敗棄
城走滇海島中投水死英入城隨雲南梁王開敗棄
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下之藍王攻大理克之分
兵取鶴慶麗江建昌皆降雲南悉平王禕
字子充義烏人謚文節明文臣賜謚自禕始

神靈護屢瀕危難星牽過

太祖生之夕赤光燭天三日洗兒紅羅浮至為衣病
中見兩紫衣人視疾病差不見葉莽父母雷雨成墳
以至仰藍立現黃雲覆城金甲神呼主君來遇春歸
附此由真主應運故百神呵護然身經戰陣屢瀕於
危鄱陽之戰韓成御舟投水賊緩攻得脫又一日與
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揮雙手連聲呼曰難

星過可更舟更未半晌
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

符漢高越往代五事超群

太祖規模橫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高
謝鐸曰太祖度越往代五事一克遷元鼎以收復諸
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歲加勝國而鋒刃不
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
嚴

即位後却貢獻延儒立學

元至正十二年太祖起兵濠州二十四年稱吳王二
十八年戊申正月即帝位欽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
刻漏令碎之江西進陳友諒鏤金牀命毀之蕪州進
竹箆潞州進人參金華進香木皆延四方名儒教
本諸外國貢方物皆却之建大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諸王讀書又以立國教化為先教化學校為本
令天下郡州皆立學府學生員四十人州學三十人
縣學二十人設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又詔天下
間里皆立社學
延師儒教子弟

建宗廟正禮樂合祀天神

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廟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至是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為正殿後為寢廟九間以一間為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於吉設累代帝后衣冠於神座祀之刊大明集禮書以吉軍寢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為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凶禮二軍禮三賓禮二嘉禮五冠服車仗鹵字各一樂三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通五十卷其大祀禮定於陶安拾掃禮詹同齋戒備陶凱又命詹同陶凱協律禮於基視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又命詹同陶凱協律即冷謙作燕享九奏樂章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圜邱夏至祀地於方澤太祖謂天地猶人父母父母具處安得為孝乃即圜邱舊址為壇以屋覆之名大祀殿合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享詹同字山蒲圻人陶凱字中立冷謙字啓徽杭州人

宣聖諭立臥碑圖艱書壁

命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遇年老耆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

彈詞註卷十一上

十四

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世謂聖諭六條詔天下府州縣儒學生員各守卧碑不許出入衙門命工畫所歷艱難起家之事為圖以示子孫命博士熊鼎編古間行事可鑒戒者書於殿壁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給衣糧勤蠲賑憫恤窮民

詔天下窮民無告者月給衣糧無屋者給廬舍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自即位至十五年蠲租之詔凡十餘下荆蕪水災命主事趙乾往賑遷延數月方賑太祖曰民飢死多矣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封功臣賜宅第軍歸衛所

大封功臣徐達為首遇春次之封公侯伯爵三十六人並賜鐵券世襲其券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郡縣皆立衛所以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以一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二百人為一衛所官軍及定一十一人為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

名以指揮使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後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仍賜錢鈔造第鳳陽與

風循良褒節義廟祀忠臣

漢中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太祖聞其循良詔釋之以為牧民者勸初克金陵元福壽戰死命以禮葬之元右丞余闕舉家死節祠肖像祀之以褒節義建隆馬駕賊而死命有司建祠肖像祀之以褒節義建隆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死事之臣三十五人以韓成為首復建祠於南昌祀趙德勝葉琛張子明等死事之臣一十四人余闕字廷心追封幽國公諡忠宣

禁預政戒臨朝亂階密杜

內侍有從容言政事者太祖怒責之即遣還鄉因謂侍臣曰關侍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寵愛使然向使不得典兵預政欲為亂得乎乃制內侍不許識

彈詞註卷十一上

十五

字又謂侍臣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故防之極嚴並戒母后不得垂簾

歸崇禮征沙漠三事勞心

初李文忠破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封為崇禮侯至是太祖謂廷臣曰崇禮侯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乃厚禮歸之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遣還以爾年幼道遠恐不能達今不忍令爾久客於此特遣歸見父母以全骨肉之恩又選老成二宦者送行曰此爾君之嗣也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遺書諭元主賜織文金綺錦衣各一襲太祖又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遺爾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徐達等頻出勁師屢征沙漠窮兵不已

喜稱旨優獎擢恩威不測

太祖設資格以待常流優越擢以甄具等操縱人材恩威不測江夏秀才曾泰有學行不次用之授戶部

尚書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稱旨擢僉都御史
命入朝授北
平布政使

封太侈治太急重法煩刑

五星素度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葉居昇謂人曰
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已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
患大乃上書曰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
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直言剴切太粗大怒速問
庾死獄中
居昇
字伯臣寧海人

射孟子官元清詩中忌字

太祖覽孟子草芥寇讎之說謂非臣子所宜言欲去
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祖金吾射之刑部尚書
錢唐杭疏入諫祖智受箭不廢詔求仙人張三丰時稱
察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詔求仙人張三丰時稱
為張遺過寒暑一袖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
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隆冬射卧
雪中道士邱元清遇之求為弟子後不知所往太祖
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不可得召元清至與語大

彈詞註卷十一上

丈

悅拜監察御史者儒錢宰被徵至京有四鼓藜藜起
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之句太祖知之曰朕未嘗嫌
汝尋放歸太祖十一子蜀王與名僧來復講道論文
嘗承名賜食來復謝詩有金盤蘇合來珠域玉盤醜
翻出尚方稠疊濫承天上賜金盤蘇合來珠域玉盤醜
見詩大怒曰詩用殊字是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頌
陶唐是謂朕無德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
奸僧敢大膽如此誅之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
璜按典故輶遺云太祖命去孟子配享故耳命復之是
夜星復明寧波府新志言洪武二十三年太祖覽草
芥寇讎之說命射之錢唐祖智當箭配享得不廢然
攻唐以洪武三年謫壽州四年卒配享之罷乃在五
年若孟子節文修在二十七年謂唐諫在是時尤謬
攻寧波舊志止載唐諫
孔子釋奠事不及孟子

選高僧易太子釁隙先生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王府住持慶壽
禪寺道衍即姚廣孝初不見燕王即自請曰殿下若
能用吾吾當奉太子薨太祖意在燕王問淵三吾
廣孝之謀也懿文太子薨太祖意在燕王問淵三吾

對曰皇孫年富上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
王於何地遂立建文後永樂封建詔云皇考嘗欲立
朕為嗣則知太祖此意
早為構繫之籍口矣

嫌峻隘識帝師大儒不用

慈谿入桂彥良初名為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太祖
嘗從容諮以治道問何官曰正字太祖曰卿帝者師
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浙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
敢當宋濂劉基太祖曰濂文入耳基峻隘不如卿也
朱氏曰彥良入侍大本堂太祖即知其為帝師夫漢武
以晉府長史終其身何君臣
相過之難也彥良名德稱

用楊汪任小犢相器無人

太祖欲以楊憲為丞相劉基以為不可太祖怪之基
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
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問汪廣
洋何如基曰褊淺又問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
偵轅而破犁太祖曰吾之相無庸先生基曰小犢耳將
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可耐煩劇為之且負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如目前
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胡藍獄二十侯株連四萬

丞相楊憲以罪誅汪廣洋被請自經胡惟庸總中書
政稍自負有邪謀會其家人榜辱關吏太祖怒殺
人又究故劉基毒死狀惟庸懼計曰主上草菅勳舊
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手陰約日本王
以舟載精兵偽為貢者先期會府中詭言第中井出
醴泉邀上臨幸駕出右廂奇勒馬銜言狀氣方虜
體朕不能達意左右搥亂奇勒馬銜言狀氣方虜
第弗縮太祖登城望其第藏兵復壁間刀繫林立發
羽林掩捕拷掠具狀磔於市株連究詰指為胡黨坐
死者萬五千人羣臣以李善長與謀請誅勿問後十
年美唐勝宗陸仲享復命刑部肅清逆黨連坐列侯
陳朱亮耿忠於號凡殺功臣十九家連善長二十人
是時有稱藍玉與謀者太祖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老
將多沒令總征伐玉恃功恣橫太祖頗不樂詰責其
私矣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為變為指揮蔣賊所

告訊狀具實陳於市併誅列侯張翼陳桓曹震朱壽
趙庸張溫察罕都督黃恪蕭用吏部尚書詹徽侍郎
傅友文等凡功臣文武偏裨將卒坐黨死者二萬人
株連籍沒數百千家蔓衍過於惟庸谷霖蒼曰一人
跋扈株連者四萬失俸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
瑣按
犯駕次日值萬壽節使庸謀逆未發太祖夢朱衣人
疑之命然於承天門機發刀刃亂飛惟庸朱衣袖
自刃以進上命縛之刃見情覺置之極
刑與登城望第復壁藏兵之說互具

眾功臣天為幸暴卒亡身

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以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
二十八人鐵券舟書河山帶礪愛及苗裔乃以胡藍
不軌四方讎怨預告許凡指為逆黨率收坐重獄功
臣中除六王及天死得善終外餘皆爵除五等禍及
三公即有蒙宥不顯誅者亦陰殺之如穎公傅友德
宋公馮勝等皆以暴卒聞王弇州外史曰高帝末年
功臣解自保
者得天為幸

坐逆黨戮試官殺人縱怒

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充會試考試官被黜者以為不
公太祖大怒命張信等閱下第卷或傳三吾至閱卷
所屬以卷之最陋者進呈太祖益怒謂為胡藍二黨
命刑部拷訊三吾與紀善白信蹈贊善司憲三人為
藍黨侍讀張信贊善紀善周衡王楫諫胡書嚴叔載
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諫胡書嚴叔載
竊成給皆凌遲於市三吾以暴卒聞初太祖前殿決
事嘗震怒回宮馬皇后諫曰上不可縱怒殺人致死
者冤枉今為陋卷進呈坐以逆
黨加以極刑謂非縱怒所致乎

剝皮場嚴法網大殺京民

有司官犯賊者梟元外仍剝皮貫草凡府州縣衙衛衙
門之左立廟祀土地神名曰皮場廟公座傍置一貫
草袋法網嚴密有犯即誅一時心以混迹無聞為福
受玷不錄為幸山東監生周敬心疏曰洪武十三年
連坐胡黨上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
京民怨逆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
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
年由殺戮無辜所致也

馬皇后濟寬仁多方解救

高皇后馬氏性恭儉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后獨濟之
以寬仁嘗謂太祖曰今豪傑並爭惟以不殺人為本
宋濂坐胡黨當誅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始終不
忘待師之禮濂親教太子諸王乞赦之得發茂州楊
憲言李文忠不法萬后曰文忠素賢憲言未可信上
悟乃止吳與民沈萬三家富敵國將殺之后曰彼固
富未嘗犯法救之甚初得不死病不服藥太祖強固
后曰使服藥而不瘳上寧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妾
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終不服藥而崩

念貧賤法堯舜期保君臣

太祖謂侍臣曰朕因服御詰怒小過皇后輒謂朕曰
主志昔日之貧賤耶朕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
相豈忍忘之罷朝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
易君臣相保難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最可憐慈東宮懿文早逝

太祖立長子標為皇太子嘗錄囚畢令御史表凱送
東宮覆審遞滅之太祖問朕與東宮孰是凱曰陛下
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太祖甚從之至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薨諡曰懿文

彈詞註卷十一上

嫡長孫半邊月年諱同稱

懿文太子卒太祖街東角門對羣臣泣劉三吾進曰
皇孫世嫡富於春秋太祖乃立懿文子允放為皇太
孫太祖頭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洪武三十
一年太祖崩太祖即位改元建文父諡懿文上名允
放子名文奎時人謂此儒生常稱不類天子氣象及
改建文年諱燕王聞之訝曰何乃重複至此使臣民
徧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
敗也 三吾字崑孫茶陵人後號坦齋

讓皇帝登大位仁明孝友

建文帝在位四年為燕王奪位遜去文皇恐去建文
年號至萬歷中始復年號崇禎末始復廟謚是為惠
宗讓皇帝帝性孝友方懿文病癰太孫撫年十四親
吮吸之及薨哭踊哀慕如禮三弟皆幼孫撫育之時
政尚嚴數每濟以寬大嘗讀律見中有條例甚嚴者
請改定七十三條後屢有大獄命太孫處分從容詳
審竟脫之太祖覆審得其情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
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故傳位諱中有
下歸心宜登大位云

用異人遵喪禮美政頻行

初吳沉薦方孝孺於太祖徵至入見太祖曰此莊士也又曰異人也當老其才留為子孫輔僅除漢中敘授至是名為侍讀尋直文淵閣詔行三年喪禮有司請少抑至情帝曰朕非效古淵閣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廟執縛而行事朝觀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庶裳退則齊衰杖經有何不可羣臣曰陛下不廢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帝即位後賜高年贖鬻子減田租黜貪墨舉隱逸頒示直言慕行古道令政可紀於時道不拾遺市兒讓棗博士黃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 孝孺字希古別號遜志寧海人蜀獻王名盧曰正學

慮尊屬擁重兵六藩勢逼

止奔喪謀削奪東角留心

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據勢偏帝為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名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且曰諸王

彈詞註卷十一

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太祖崩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謂此齊尚書疎間也旋葬孝陵援遺詔止會葬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齋教勒使還國於是燕周齊湘泰與六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二人一日罷朝名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 子澄名澄分宜人齊泰深水人

圖逐燕因甚的縱還父子

齊黃謀削諸藩深疑燕府有變子澄曰燕王多置具人術士機事已露宜急圖之帝名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王善用兵北卒乃勁奈何泰曰以張島為名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又可圖也乃以張島為北平悉調使以謝貴為都指揮使察燕動靜更令徐輝祖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燕王入覲行皇道上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侍郎卓敬奏曰燕王酷類先帝北平強幹之地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大驚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南京月餘還國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

高燧入臨或言不宜偕往王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
及至京三弟兄皆魏國公輝祖甥輝祖請留之且言
高煦勇悍非惟叛君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
乃悉遣還燕王喜曰父子復聚天贊我也其後靖難
兵起高煦宣力為多時有道士歌於塗曰莫逐燕莫
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忽不見鳳韶廬
陵人卓敬字
惟恭瑞安人

傷遺體剪手足繫廢幽焚

有告周王構與燕湘代岷通謀者泰欲先伐燕子澄
曰燕預備已以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矣
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往訊景隆索金寶不能應坐反
執至京削為庶人繫之雲南人告岷王梗不法事亦
坐廢又以湘王柏偽造鈔擅殺人以兵迫執之湘王
曰身是高皇帝子南面為王豈能辱僕隸手盡焚官
室美人乘馬執弓躍火中死人又告齊王樽陰事名
至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俱廢為庶人御史康郁
上言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也方
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
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竄湘
王焚代王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

彈詞卷十一

上

王

易瓦兆太平錢禍生病虎

長洲姚廣孝初祝髮為僧改法名道衍或薦於燕王
召見問曰爾能卜乎道衍祿吳音對曰會開襟取
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曉王曰殿下將無作皇
帝乎王吃曰和尚勿謬說他日實告之靖亂之圖遂
起正與道衍謀忽簪瓦墮地碎王不擇道衍曰天欲
殿下易黃瓦耳遂定謀初道衍遊嵩山佛寺遇相術
袁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
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東忠之流也世傳辨宰相
於嵩山佛寺者此也 廣孝
字斯道追封榮國公謚恭靖

泄密敕不密疏貴曷先擒

燕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等陰事逮至
倖之燕王伴狂稱疾齊泰又發符遣使逮燕府官屬
密令謝貴張曷圖燕使約長史葛誠為內應以比平
都指揮張信為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
轉疑告母母曰汝父言王敕下有事當以告臣王伴
為風疾不能言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敕在此上
擒王矣當就執王告之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時

貴葛集兵圍王城又以未冊斷端禮門一面飛草奏
聞有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竊其疏草示
燕王因留匿邸中王令指揮張玉朱能帥壯士八百
人入衛先擒句註見下張玉字世美祥符人追封
謚忠武

假收逮擲瓜起名誅澄泰

時貴葛圍府第索所逮官屬飛矢入府中燕王與張
玉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寡奈何朱能曰先擒
貴葛餘無能為矣王曰不如以計取之今使來逮官
屬以所坐名收之令來使名收之令來使名收之令來
來則成擒耳乃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右貴葛果
入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盤曰與卿等嘗之王
自進瓜一片忽怒且詈曰齊民宗族尚相恤身為天
子親屬不能保旦夕之命擲瓜於地衛士前擒貴葛
碎葛誠下殿王投杖起曰我病為爾輩奸人欺所偏
耳命曳出皆斬之圍王城將卒聞貴葛被執皆潰散
王起兵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為名復上書曰泰與
子澄包藏禍心伏望去此凶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
宗社祖訓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天
子密詔諸王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彈詞註卷十一上

至

懷遠人封東平王謚武烈

慮通謀削護衛反合燕寧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權善謀初燕寧相得甚
歡及兵起齊泰慮其通謀名之不至削寧護衛燕王
乃遣寧王書告窮處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靖難兵
隨趨大寧拔之駐師城外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
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許好甚篤從
官稍送郊外伏兵擁之偕行招諸士皆許之既行寧
王餞送郊外伏兵擁之偕行招諸士皆許之既行寧
卒皆從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貨隨還北平大寧
城為之一空燕兵自此愈盛

果不出程智士明年先見

洪武三十一年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
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
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乃因濟於獄
建文元年靖難師起乃赦濟擢編修充軍師護諸將
北征初濟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屬名節濟好術數
翔願為忠臣濟願為智士後翔死難濟從帝出亡遇

險輒用術脫去後從帝至南
京莫知所終 程濟朝邑人

改官階省州縣全不經心

初省州縣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倉官黜陟之制
又更定尚書以下勳階朱鷺曰建文四年之間今日
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併衛明日併所今年之間今日
日更勳階官門殿門名題日新雖干戈控惚而曾不
少休一
何擾也

戒殺叔等宋襄兵因多敗

以長與侯耿炳文為大將軍帥兵三十萬北征帝誠
將士曰昔蕭繹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
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
叔父名由是燕王帥陣當前或以一騎殿後諸將相
顧莫敢發一矢朱鷺曰炳文真宋襄之仁也陳建曰方黃
惟務集兵而不知選將炳文真定之賊以三十萬李
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
莫眾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眾果足恃
乎耿炳
文濠人

將九江同趙括功忌瞿能

燕兵逼真定耿炳文迎戰大敗帝有憂色黃子澄曰
李景隆文武全材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必成擒矣
乃以景隆代炳文還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
汪膏梁豎子耳寡謀伎刻未嘗知兵以數十萬眾付
之是自阬之也趙括今復見矣景隆聞燕王在大寧
帥師進圍北平築壘九門都督瞿能率精騎千餘殺
入張掖門銳不可當景隆忌能成功使入止之候大
軍同進城中於是城中沒水灌城天寒永結明日南
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士銳進逼景隆立雪中凍死墮指
者甚眾燕王謀知之悉銳士進壘景隆宵遁九
壘諸軍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

曲隱護加太師瓜熟怕采

景隆敗子澄曲為隱護帝不盡聞且加景隆太師兼
賜璽書金幣錦衣衛鎮撫楊本嘗持三十劾鐵棒臨
陣北軍披靡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
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容別人采去耶不救本以
孤軍獨出無
繼被擒死之

彈詞註卷十一 上

哭蒼天悔誤國借劔誰憑

景隆會兵德州燕兵至自白溝河景隆接戰大敗被
殺死者二十餘萬降者十餘萬景隆單騎走朝廷召
景隆還赦不誅子澄等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
曰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有尚方有劔憑
誰借哭向蒼天
幾墮冠之句

東昌勝奈天心助風三捷

景隆兵敗燕兵下德州乘勝進攻濟南圍之時參政
鐵鉉參軍高巍統兵盛庸守禦燕兵圍三月不能攻
解去遂復德州朝廷封庸歷城侯陞鉉兵部尚書督
兵北進與燕王戰於東昌燕恃屢勝直前衝庸左翼
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燕王數重斬其太將
張玉朱能率騎奮擊東北角庸撤西南兵禦之圍稍
緩能衝入死戰燕王易服躍馬出燕兵為道行器所乘
擊殺無算北平震動燕王敗還深恥之為火日前固
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
乃復引兵南下時庸軍夾河為營都督平安與吳傑
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濟師與庸軍戰於夾河
燕將譚淵戰歿次日復戰自辰至未互有勝負忽東

彈詞註卷十一

五

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咫尺不見入燕軍乘風大呼縱
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燕王又令謀誘傑等出軍
溇沱河自渡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藁城燕師多
被殺傷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師大潰斬
首六萬餘級先是燕王與李景隆戰於白溝河王馬
三被創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幾為瞿能所及會旋
風起折於陣南軍大敗崩聲如雷燕兵乘風縱火燔
能父子於陣南軍大敗崩聲如雷燕兵乘風縱火燔
其營壘資械山積屍橫百餘里燕自白溝河夾河
藁城三戰皆得風助明史曰大風三捷神主其成

更中朝約內應直搗金陵

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
朝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燕王深
然之由是燕兵日南及
即位後其人不次拔擢

朱能進輝祖還機分成敗

帝遣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援山東時平安與燕兵
戰斬其驍將陳文王真安遇王於北坂王幾為安槊
所及馬蹶不得前王得脫輝祖軍至戰再捷燕將李
斌敗沒燕請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

淮上蒸濕且大疫小河之東二麥將熟若渡河休息
士馬觀鬯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
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朱能曰諸君勉矣漢
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
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不
可無良將帝因名輝祖還總兵何福孤軍無援卒底
於敗陳建曰兩軍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輝祖召
還南北成敗之機可觀矣 平安初名倂兒滁州人

罷齊黃遣郡主掩耳偷鈴

帝先罷齊泰黃子澄旋復召之者再至是詔竄逐於
外籍其家以謝燕人及燕兵入儀真方孝孺曰事迫
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
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
遣燕王從姊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
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又用孝孺
策作宣諭數千言刻印數千紙付薛嶠齋往燕師令
密散諸燕將使歸陳建曰數千宣諭大類掩耳偷鈴
獨徘徊求丹徒布衣不得

時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徘徊殿庭長吁不已先是御史

彈詞卷十一

五

尹昌隆上疏曰今日事勢已去不若罷兵息戰許其
入朝彼言周公輔成王不應便自違戾設有錯跌便
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雖求為
丹徒布衣不可得矣疏上不報 昌隆太和人字彥

勸金川十八子迎奉開門

燕兵已近乃分遣諸王守城門燕王率兵直薄金川
門時李景隆與谷王穗守金川登城望見即開門迎
之燕王與谷王等連轡而進門卒龔訓痛哭去後
宣德中周忱兩薦用讒辭曰詔即任無害於義但負
往時城門一慟耳既卒門人謚安節先生景隆至永
樂二年有造妖讖者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景隆
下獄景隆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迎奉何以有今日
成祖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
遂死於獄谷王亦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為
太祖之第十八子 龔訓字大章崑山人

碎紅篋出鬼門江湖影落

時金川門啓帝欲自殺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
王鐵曰昔高帝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收藏奉先殿

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昇一紅篋至俱固以鐵濟
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
紫帽鞋刺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
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神樂觀之西房帝曰
數也濟即為帝祝髮帝曰噫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觀
道士王昇見帝稱萬歲曰噫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
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江薄暮矣初帝為
大孫時太祖命詠新月詩有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
吞之句太祖不悅以影落江湖語非
吉兆既而曰幸免於難至是竟驗

給衣糧遊滇粵左右三人

帝得度牒名應文有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
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
牒俱會於神樂觀兵部侍郎廖平曰隨行不必多此
惟逆為應援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應能希賢稱比
邱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刑部司務馮
濯中書舍人郭節宋和編修趙天泰鎮撫牛景先欽
天監正王之臣六人由神樂觀登行自松陵入滇南
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到祥符三經西粵中問結茅
白龍題詩羅永兩入楚荆三
幸彬第踪跡去來固楚荆三

聖訓註卷十一上

美

空回首長樂宮翠華難望

帝好為詩誦出亡後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
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
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
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
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
還拱玉牀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
月六官猶望翠華臨士庶至今傳誦

都只為激變起國少謀臣

初御史康郁上書內云豎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
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
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
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
乎臣愚以為必有噬臍之悔矣

嚴老實吳老闍相逢哭縊

工部尚書嚴震直太祖見其魁梧直誠呼為嚴老實
而不名北兵起督餉齊魯間被執復為工部使安南

密訪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縊於驛亭中帝出亡三十九年至正統五年題詩羅永有同寓僧竊帝詩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繫僧並帝以聞詔械入京程濟從廷適僧為揚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僧聞死從者成邊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耶亮曰以聞聞吳亮老矣令探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帝曰昔御便殿食子鶯遺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攬地狗餌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不知所終震直字子敬烏程人

老佛呼西山墓誰謂焚身

初燕兵入城帝急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燕人清宮詰問建文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後正統迎帝入大內呼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後人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者非也

休泯滅衆從亡履艱師弟

初帝出鬼門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會於神樂觀者二十二人廖平金焦趙天泰程亨王良蔡運梁田玉葉希賢程濟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馮淮牛景先王資楊應能劉仲鄭洽王之臣周恕史彬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龍菴至浪穹鶴慶山募從至滇結茆白龍山復舍白龍菴之山巖中帝自為敘一菴名大喜命濟錄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帝自為敘谷應泰曰議者以建文自焚疑一龍之未出擯衆蛇而不載不思時史所書非無曲筆豈得以傳聞具辭也

為僧稚為傭匠多少埋名

史載遜國時有雪菴和尚者當變時走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其里隱士杜景賢為之寺和尚好讀楚辭時買一冊袖登小舟掉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於水投已輒哭雲門寺有僧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終不得其姓名東海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新詔至湖上人入縣庭聽宣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擲擔投河死河西備無姓名燕王入京備披葛衣走金城行乞市中邊地極寒必以葛衣覆之夜聞其哭泣聲居數年病且死呼塞

彈詞註卷十一上

毛

人囑曰西北風起即火我主人從其言補鍋匠無姓名往來夔慶間所至州邑三日即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不索謝但令負擔從人呼為老補鍋匠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相持哭哭巴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言永訣不知所終

瑛按明史紀傳載從亡往來道路者馮灌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郭節時稱雲菴後稱雪和尚塞馬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人趙天泰適衣葛時稱衣葛翁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海樵夫亦稱東湖主人是僧樵傭匠即給運衣食之六人諸書所載謂無姓名何耶

尤慘切死國難方陳暴練

初燕王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曰南有方孝孺者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及文皇即位孝孺哀經號闕下繫之獄尋名獄授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草不可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願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令以刀挾其口兩旁至兩耳大收其十族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磔之聚寶門外禮部尚

彈詞註卷十一上

天

書陳迪受命督軍儲於外文皇名迪責問迪抗聲指斥并收其子鳳山等六人同磔於市將刑命割鳳山等鼻舌食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死刑部尚書暴昭抗罵不屈文皇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不絕至斷頸乃死右副都御史練子寧語不遜舌血大斷其舌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皆棄書地上成王安之親抄沒速戍者又數百人陳迪字市九族親家之親抄沒速戍者又數百人

景道宣城人暴昭潞州人練子寧名安新塗人

屍反背皮犯駕死後鉉清

兵部尚書鐵鉉執至京背立庭中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顧燕其肉納鉉口中問甘否鉉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寸磔之猶啣哺罵不絕乃令昇夫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鉉屍頃刻餘炭熾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文皇笑曰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濺起文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改北平參議察燕動靜燕王寢之大被稱賞及燕師入清知建文出亡猶思與復詭自歸附文皇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自是伏利劔於衣

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日早朝清獨緋衣入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遂及起植立燬罵挾其齒且扶且罵含血直噴御袍命剝其皮草積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爲犯駕狀文皇大驚命燒之 鐵鉉字鼎石鄧州人景清真寧人本姓耿

節就戮潔就義姓名難紀

建文死節諸臣其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人鄒瑾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繫姻婭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閏之獄全家抄捉者二百七十人董鏞之連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原質等多者三族其族其就義之最潔者漳州教授陳思賢聞新詔至率其徒六人集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執至京師徒皆死之工部侍郎張安國與妻乘舟入太湖聞京師陷鑿其舟以沉指揮張安被執道亡隱樂清以推爲業一日採樵歸聞變呼天號哭棄柴投水死其他如姚善王叔樵歸聞變

彈詞註卷十一 上

无

良劉環王良曾鳳韶周是修劉端高巍胡子昭茅大方高翔侯泰戴德彛郭任盧迥楊任黃魁連極廖昇甘霖甘英丁志龍鐔宋徵黃希範儲福何申湯宗盧振巨敬黃彥清程本立方法等皆壬午殉難難盡紀也 鄒瑾魏冕俱永豐人胡閏字松邨陽人黃觀字瀾伯貴池人王度字中憲州人原質寧海人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叔英字原采黃巖人龔泰字叔安義烏人王良字天性開封人劉環誠意伯次子劉端南昌人是修名以德泰和入高魏字不危遼州人子昭字仲常嘉定人大方泰州人甘霖字郭任丹徒人盧迥平居人本立字原道懷寧人巨敬平涼人本立字原道

死如飴貴若浼再見頑民

承順則富貴刻期拂逆則誅刑立至而一時之臣甘死如飴富貴若浼國初人心風俗自商頑民後僅再見之矣

文皇帝上城樓諸臣迎駕

文皇帝名棣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至是篡位改元永樂是爲太宗文皇帝嘉靖十七年改廟號成祖當

李景隆等開門迎降燕王至金川門下馬登樓時朝
廷文武來迎茹常先諸臣勸進文臣知名者寔義夏
原吉劉儁古朴劉季篔薛昂董倫王景修胡靖李貫
吳溥楊榮楊溥黃淮芮善解縉金幼孜胡濙方賓宋
禮王達鄭緝
楊士奇胡儼

連上表爭勸進辭位欺心

時諸王及文武臣請即位燕王曰予始違於難不得
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不意少豈自絕於天
今續承洪業當擇有才德者顧子菲薄豈敢負荷諸
王及文武臣皆頓首曰殿下為太祖嫡嗣功在社稷
宜正天位次日諸將上表勸進又翌日諸王上表勸
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因請乃命駕入城燕王曰宗
社事重子不足稱今辭弗獲勉狗眾志遂即皇帝位
谷氏曰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鸞之謀早形於諮
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
勸請欺天乎吾誰欺也

法周公何不立成王子弟

初方孝孺斬衰入見帝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
孺曰成王安在帝曰伊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子固在

彈詞註卷十一上

帝曰國賴長君孝孺
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殺官人遷母后祖號蒙孫

帝清宮三日諸宦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
文者乃得留建文母呂太后遷於懿文太子陵革除
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二三十四年以即
位詔天下仍用洪武三十五年為紀

列姦榜懸賞格更窮黨與

榜列奸臣二十九人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
寧黃觀胡閏鄒瑾王鈍郭任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
福張統毛太亨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
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叔英巨敬復榜列朝堂增
徐輝祖葛誠周是修劉鑑姚善甘崇鄭公智葉仲惠
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
先周璿等二十五人出賞格有能緝縛奸臣為首者
陞官三級為從者陞官二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
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讐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
止是時株連黨與如刑部侍郎胡子昭御史鄭公智
王度皆坐方黨受戮戍其族徽州知府黃希範坐與

長史程通善
論死籍其家

九族殃瓜蔓抄羅織陳瑛

建文臣行避者題詩蛾眉亭有一個忠臣九族殃之
句讀者歎歎欲絕胡氏九族之外親根連蔓引靡不
子遺且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前
比平按察司陳瑛為僉事湯宗發其交通藩邸有具
謀誦廣西至是首名用為副都御史瑛專意窮治建
文諸臣奏言諸臣不順天誅效死建文專意窮治建
逆無二宜加追戮故孝孺諸獄皆瑛羅織其存心與叛
獄抄提數百家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
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輩歸附為無名又劾奏盛
庸耿炳文何福湯宗俱論死諸子並誅

將妻女發教坊象奴給配

殉難諸臣將妻妾女妹俱分發教坊
司或給配象奴玷辱之慘不忍錄列

坐友生掘先墓慘毒難聞

彈詞註卷十一上

方孝孺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
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燔削方氏先墓又掘御史高翔
先墓雜犬馬骨灰揚之而以
其地為漏澤院其慘毒如此

登極後勤政事夜分秉燭

帝初登極萬幾叢委議論政事或便殿就寢命黃淮
解縉立御榻左備顧問每以次對至夜分謂侍臣曰
朕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
靜思熟計至旦即出與羣臣議行

納敝袖恤民艱郡縣巡行

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
德者帝歎曰昔皇妣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
如此勤儉可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諭戶
部曰朕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
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其速令河南
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
悉追下獄

簡七人委心腹選才新進

命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七人入內閣與樞密論以委任心腹至意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於是選曾榮等二十九人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乃增為二十二人人歆其榮胡廣字光太廬陵人士奇本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幼孜名善新淦人諡文靖楊榮字勉仁建安人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諡文簡胡儼南昌人字若思曾榮字子榮永豐人

任孝肅尹應天郡守廉明

以顧佐為應天府尹為政剛毅不撓勲威斂手人以包孝肅方之吉安知府朱大智寬厚廉潔禮賢愛民改知重慶府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藺芳至寬厚廉明民更大喜其時稱賢守者必曰朱藺云

罪儒賊篡大全聖學寶鑑

鄱陽民朱友季詣闕獻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帝怒曰此儒之賊也押還饒州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命胡廣等纂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布天下自采聖賢格言名曰聖學心法以授太子又輯古來嘉言善行名曰文華寶鑑

彈詞註卷十一上

三

濬黃淮通漕運河道平成

命工部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在兗州濟寧州之南故漕渠在齊魯間者甚便而漕運在江淮間者必由淮安過壩甚勞襄公陳瑄建議築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貯江南輸稅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置舍居淺大導舟可行於是造平底淺船五十艘歲運糧五百餘萬石漕大利便宋禮字大本永寧人陳瑄字念純合肥人贈平江伯諡恭襄祠清江浦

置黔府立二城更開八館

洪武中止設貴州都指揮司轄思州二十二長官司思南十七長官司至是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左布政使又以東北諸來朝貢者多願留居南京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便二城居之欲去者勿阻詔遷國子生教習諸番翻譯文字令

為韃靼女直西番
大回子等八館

建兩京效河洛殊域來賓

帝營北平宮殿規制悉如應天而高敞壯麗過之通
為屋四千三百五十楹永樂十五年興工至十八年
成乃改應天為南京稱北平為北京詔曰朕效成周
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永遠之業按會典及一
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如婆羅國彭亨國鄰魯
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拂麻國柯枝國等凡三十
餘皆前代所未通今俱
朝貢方物可謂盛矣

三出師定交南一十七郡

安南國相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僭國號大虞尋自
稱太上皇以子蒼改名查稱皇帝上表許稱陳氏已
絕查為陳氏甥求權署國事逾年安南王孫陳氏平
至京懇其實季犛卑辭表請天平還國帝赦僉事黃
中送天平還季犛伏兵殺天平帝大怒遣二十五將
軍進討新城侯張輔與西平侯沐晟合兵連破之追
至日南州奇羅海生擒諸州縣陳氏故官簡定復反
分交州等一十七府統諸州縣陳氏故官簡定復反

彈詞註卷十一

三

其黨推為日南王定亦稱太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
皇帝帝進張輔英國公復征交趾獲簡定檻送京師
名輔還季擴請降朝廷以季擴為交趾右布政使季
擴不肯之任而掠如故復命輔征之破其郡縣生繫
季擴伏誅輔下交南凡三擒偽王還留輔鎮守
交趾前後十年成鎮西南交人戡伏 聲音離

幹難河勤遠略四犂邊庭

永樂八年命洪國公耶福出塞征本雅失里福渡臚
胸河戰沒帝決意親征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與之地
本雅失里拒戰敗之盡棄輜畜遁去帝班師阿魯台
來戰擊敗之亦遁去旋遣使納款封為和寧王十二
年詔親征瓦剌馬哈木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迎
戰擊敗之追至土刺河俘斬無算遂班師二十年阿
魯台入寇帝親征至雞鳴山阿魯台夜遁二一年
又親征至土莊堡王子仍救沿邊諸將
賜姓名金忠駕還京師仍救沿邊諸將
整理兵馬候駕北征 胸音渠幹音管

惟只聽養種馬大為民害

太僕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
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犂頭一人五十四立

羣長一入歲免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
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
養馬大為
北方民害

頌佛經製佛曲梵刹盈京

帝潛心釋典作佛曲刊佛經傳布頌至大報恩寺本
寺夜見舍利光如寶珠續頌佛曲至淮安雲中見菩
薩羅漢天花寶塔又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稱
歌曲往陝西河南頌給屢見卿雲圓光之祥由是建
立梵刹祈福者徧兩京內
外云 梵音飯刹音察

殺章朴殺蕭儀聽讒繫縉

禁收藏方孝孺詩文庶吉士章朴家有孝孺文集序
班揚善借觀密以奏戮朴於市官多言建都北京
敢便主事蕭儀言尤峻帝震怒加以極刑解縉豪俊
非直言初縉諫征交趾又謂不宜過寵漢王致起覬
覦帝謂離間骨肉出為交趾參議縉由交趾入奏事
適帝北往見太子而歸趙王言縉職上速出觀儲君
無人臣禮速縉下獄四年死於獄徒
其家於邊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

彈詞註卷十一

言

籠紀綱誣寒鐵枉殺直臣

帝初起師蕩山東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綱習
法家言能逆鈞人意先發以為績既即位擢為都指
揮治錦衣親兵典治詔獄寄以耳目綱益布其私
陰謀操切帝以為慮臆之聲咳日間綱遂驕窮意為
非雲南按察司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
寒鐵民有冤者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憂矣至則
洗其冤放之後為浙江按察綱使千戶往浙緝事作
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逮
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曰臨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
臣死且不恨帝怒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
為直鬼帝悟其冤問曰新何處人曰廣東南人
曰廣東有此奸人枉殺之矣 周新海南人

俾三王不令終懿文絕祀

吳王允嬖衛王允墜徐王允黜懿文太子子
也三人皆降爵不得其終懿文竟以絕嗣

以大寧界三衛列患門庭

大寧故兀良哈地也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屬遼東
而於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領二十餘衛所

河前疾復作忠徹勸帝迴鑾不聽遂崩於榆木川司
禮太監馬雲與楊榮議秘不發喪括軍中錫器白匱
銷錫制為裨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還
至雕鸞望皇太孫迎哭始發喪至京

廿三載好規模太平天子

帝在位二十三年睿算廟謀規模宏遠九有清晏重
譯來朝初在燕邸道衍薦相術素珙王托以勾連軍
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入
肆見珙珙趨拜王前占其為他日太平天子世傳識
真主於長安
酒家者此也

惜難逃一箇字慘刻為心

劉璟劉文成公基次子太祖時璟奏父遺疏拜閣門
使建文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不聽璟養疾還家
帝即位逮至京見帝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
不得一個字
謂殺運未除然
慘刻亦太甚矣
遜國遺忠株連抄蔓雖誠意錄

昭皇帝居東宮講經儒服

彈詞註卷十一上

三

成祖崩太子高熾即位改元洪熙是為仁宗昭皇帝
初居東宮日與楊士奇等講論經書手不釋卷被服
寬博大
類儒者

監國政遭讒慝遣察南京

永樂七年成祖巡幸北京即命蹇義等輔太子監國
內侍黃儼數以太子譖於成祖特遣侍郎胡濙巡江
浙諸郡論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
觀之如密奏來濙至南京日隨朝見東宮行事選即
記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至是朝罷召
義與楊士奇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
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
義字宜之巴人謚忠定胡濙字原潔謚忠安武進人

聞訃後釋囚臣咨停采買

成祖崩帝聞訃而三日即釋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
金問於欲泮溥問繫錦衣衛十年原吉中繫內官監
四年帝親臨繫所與原吉共哭即咨以時政原吉首
言省供億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采辦
金銀數事原吉字
雜詰謚忠靖相陰人

服麻衣止作樂獎賜同心

禮部尚書呂震言喪服已逾二十七日，上宜烏紗冠，素服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楊士奇以為不可，明且服。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朝退，謂蹇義曰：「震奇奏易，知其妄。」士奇所執是也。洪熙元年春正月，朔，震請於上言：「初登大寶，天下文武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士奇等言：「不宜用樂，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召士奇等諭曰：「震每事誤朕，昨從所請，後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

平冤獄慮無辜防奸覆奏

大理寺奏：「決重囚，帝曰：人命甚重，卿等理刑，勿俾無辜。」含冤地下，中官馬騏傳旨諭翰林書敕，命騏復往交趾采辦金銀珠香，時騏名還未從本院官覆奏。庶帝曰：「朕安有此言？」於是令中官傳旨並執例覆奏。庶杜萌奸。

恤忠臣宥狂士家屬蒙恩

帝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論禮部曰：「建文中，中正犯已悉受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初洽，奸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復姓辛已進士。黃表其後也。戮方氏得典，魏澤匿其幼子。已進孝孺尚有後至本朝。王子督學劉石芝查出其裔孫入學。奉祀練氏則無餘人，不可悉考。解縉初被殊遇，成祖嘗手書大臣義等十八人名命縉疏其人，品縉具實奏。上成祖以示東宮。至是帝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謂縉狂士，顧亮中書舍人有定見。」赦縉妻還官。其子禎亮中書舍人。

山澤禁誹謗刑一時俱罷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誹謗之刑始於洪武，至永樂時陳瑛為都御史，踵行尤甚。奸民欲枉害良善者，即造誣罔一呈，此條身家破滅。至是帝諭三法司曰：「往者法司尚羅織為功，能有片言涉國事，輒論誹謗，自今切勿治。」

彈詞註卷十一上

毛

亟蠲賑救焚溺厘念窮民

潁川軍民缺食巡視兩淮御史虞謙請發廩賑貸帝曰軍民待哺替君尚從容問所過黠何如人也即發賑勿緩有至自南京者帝密夏稅方急遂名楊士奇曰准徐山東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名楊士奇草詔免之士奇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書詔遣行顧士奇曰汝今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

給印勅賜圖書盡誠相與

帝出二敕二印賜蹇義楊士奇其賜義敕略曰朕監國時卿以舊臣日侍左右載歷艱虞及朕嗣統不懈益恭朕篤不忘茲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俾爾子孫知前入顯榮不易朕之矣往績惟茂永於難以保爾賜士奇楊貞一印敕意同而詞小具先是賜義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凡政事有闕失或言之而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毋憚再三言之庶朝無闕政民不失所

彈詞註卷十一上

美

減賦棗罷給馬骨肉君臣

帝以楊士奇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入奏事帝望見謂蹇義等曰新學士來奏事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惜薪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筋以餉香炭其數太多帝喜曰吾固知學士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牧馬頗蕃請於朝覲官每員領牧一匹孳生準民間例無者追賠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今役之養馬而課豈貴賢賤畜之意帝曰慶幾誤朕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批豈真忘之朕聞慶等交口忿卿朕念卿孤立慮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疏言畜馬徵駒與下民等憲網埽地矣命士奇據此草赦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疏而後批出君臣之間不啻父子骨肉魚水未足以喻之也

李時勉撲金瓜雖為微玷

翰林侍讀李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帝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

言下錦衣獄先折脇內不相著及用挺棍而其斷骨
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錢氏曰時勉之獄出於非辜
白璧微瑕止有是耳李時勉本名
懋以字行安福人謚忠文晚號古廉

匹成康多仁政星變涕零

仁宗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求之
前代可以匹休成康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帝作
臺禁中時觀天文一日謂蹇夏三楊曰夜來星象變
曾見否對曰未見帝曰士奇當知之對曰臣愚昧亦
不知帝曰朕夜觀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長數
而起明日朝罷與士奇等法然流涕帝曰即吾去世
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在位僅一年崩

祝允明

載仁宗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上亦往妃
進卮於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爲疑乎遽取飲之妃
失色無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

宣宗立遭漢王平欺年少

倉卒間聽楊夏幸決親征

彈詞註卷十一上

元

仁宗崩太子瞻基即位改元宣德是爲宣宗章皇帝
初永樂十五年漢王高煦私造兵器招納亡命成祖
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仁宗懇救乃免削兩護衛
處之山東樂安州至是仁宗崩高煦移檄遠近以輔
臣蹇夏奸邪亂政爲辭密約英國公張輔勸親征夏
起倉卒中外洶懼帝命輔約英議楊榮首勸親征事
原吉曰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進一鼓平之楊榮
言是帝親征之意遂決帝於馬上問從臣曰高煦計
安出或曰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穴或曰彼必引兵取
南京高煦曰濟南未易攻濟南爲巢穴或曰彼必引兵取
南京少新立聞朕行已膽落至即擒矣

不旬月俘庶人逍遙鎖繫

八月辛未帝發京師辛巳駐蹕樂安城北發神機銃
箭聲震如雷城中股軍團中入多欲執獻之高煦勢
窘是夜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帝移蹕城南
高煦從間道出官軍執以獻繫其父子以歸廢爲庶
人鎖繫於大內逍遙城一日帝往觀庶人出不意伸
一足勾帝仆地帝大怒昇三百斛銅缸覆之庶人負
缸起積炭缸上燃炭
逾時火熾銅鎗而死

全趙王封疏奏不失親親

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楊崇及襄夏皆請從之令楊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疑則嚴防之庶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楊溥意與士奇合帝遂不復言慰兵至京召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對曰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惟一叔奈何不愛乃封各章奏還駙馬都尉泰容齋示之容至趙王大喜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言者始息帝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

却獻璽斥祝聖惟循祖訓

瓦刺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來云得玉璽欲獻敕諭之曰獻璽已悉王意然前代傳世之久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其勿獻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聖壽者帝斥之謂侍臣曰古之商中宗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此輩徒惑人心耳又謂侍臣曰太祖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成子孫但能謹守豈有過乎

彈詞註卷十一上

罕

賜圖書期輔相無斃同心

帝召輔臣蹇義五人論之曰古者君臣同心一德兩無猜嫌爾等祇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今侍朕左右固無不言言至意永永無窮悅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尚朕言無意永永無窮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宏夏原吉曰含宏貞靖楊士奇曰端方貞靖楊滢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

改兌運減稅糧豁丁寬恤

宣德四年改江南民運為兌運諭楊士奇曰吾欲行寬恤之政然未能悉知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卿其具言之士奇以蘇州重糧宜速減除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調采買恤刑獄在京工匠不許私役分豁戶丁一半回家帝即命草敕頒行數事詔下民大悅

圖幽風賦織婦耜耜躬親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示翰林諸臣曰幽詩周公陳王業之自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以便朝夕儆勵又謂侍臣曰朕嘗歷田塋采桑有

蚕繅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賦織婦詞一篇又調獻陵還道見耕者下馬詢稼穡事因取其未三推歎曰朕三舉未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

設巡撫任于謙救時宰相

御史于謙遇事敢為七歲時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時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命大臣經理帝親署謙名超授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各省專設巡撫始此于謙字廷益益肅愍後改謚忠肅錢塘人

命周忱理糧儲府庫充盈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十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不能完楊榮薦越府長史周忱往帝命忱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悅虛心訪問謀慮深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日見充溢歲輸之米甲於諸省周忱吉水人字忱如謚文襄

多賢守况青天陳何徐莫

以况鍾為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若木訥期月命宣敕摸殺竊賊府胥六人出屬官貪暴五人掃別宿弊吏民震悚革心呼曰况青天同時吉文知府陳本深温州知府何文淵瓊州知府徐鑑常州知府莫愚皆有具績稱名宦焉况鍾字伯律靖安人本深寧波人况

盧受詩柴退蜜清慎傳名

盧乘安為東莞令在任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白古人為寶今日貧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柴素以清慎得名為江西參議能理煩劇又知岳州三年郡大治召為職方郎中嘗經事廣信廣信守有舊饒蜜一罌卓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帝超為兵部侍郎柴車錢塘人

陞顧佐成劉觀貪廉黜陟

帝問楊榮士奇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今日貪者孰甚榮曰莫甚劉觀又問都御史誰當任者士奇曰顧佐康公有威榮曰嘗為京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帝尋都御史敕令考黜不肖佐糾

黜奪都御史劉觀戍遼東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

宥林碩復希正立礫臧清

中官裴可立誣奏浙江按察司林碩誹謗帝速碩親
問之碩言往年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似臣今陞按察
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自便耳帝令馳驛還
任降敕切責可立碩初被逮衆皆危之一見遽釋中
外頌聖德焉曹縣知縣范希正得民心有奸吏詐財
燒公廨希正械送京吏反誣希正被連縣民赴通政
司上訴帝曰希正君子反誣希正被連縣民赴通政
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帝曰此有重囚教之者命
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人當
死代寫狀誣告立命礫清於市

拒指揮免軍役獨嘉曹鼎

隆慶衛指揮同知索泰奏本衛指揮李景鎮守居庸
調度有方今缺指揮使請任景帝曰唐河北將帥由
軍士所立此輩欲效之耶不許衛籍李宗侃中鄉試
衛猶追補軍役帝曰朕何急一卒之用命免其役代
職帝曰此人志可嘉也改太和典史俾知民事後疏

彈詞註卷十一

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帝擢第一不
數年入閣 曹鼎字德恒寧晉人

含譽明騶虞獻瑞產麒麟

宣德五年含譽星見十九旂大如彈九色黃白光耀
有彗羣臣表賀四年南京守備李隆獻騶虞二素質
黑文馴狎不驚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胡浚請表賀
不許八年南海諸國獻麒麟四楊士奇進頌降璽書

推功天
地宗廟

張燈節事微行不無自滿

宣德八年上元節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帝
待太后往觀並敕羣臣及四譯朝貢使軍民咸得往
觀楊士奇頌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帝頗好微行夜
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士奇曰遣太監范宏問曰今天
此慎出不測當慮也後數日遣太監范宏問曰今天
下太平微行何足慮士奇曰禹一有窳夫怨卒窺同
竊發不可不慮句餘錦衣衛獲二盜約候車駕之王
泉寺伏道傍作亂帝歎曰士奇愛我遣宏賜士奇白
金衣綺
張燈內苑有自
滿之心輕出微行忽垂堂之喻

寵孫妃廢胡后假讓薄情

帝名襄義等喻曰朕平三十未有子今貴妃生子母從子貴但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士奇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他日獨名士奇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曰惟多疾固懷謙退就閑別宮以禮救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固懷謙退就閑別宮貴妃孫氏實生皇子已立為皇太子羣臣咸謂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允所請冊妃孫氏為皇后賜胡氏號靜慈仙師後帝悔為幼年善祥於清寧其進膳如常儀胡后名善祥

怒直諫筆戴綸陳林長繫

帝為太孫時文皇欲其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宮僚中允林長懋侍郎戴綸不知本文皇意每諫不聽及即位出長懋侍郎戴綸不知本文趾未幾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帝親詰之綸抗辨激切帝怒筆之至死合族被逮籍沒長懋被禁十年至正統初赦歸御史陳作疏勸帝經筵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帝覽疏怒曰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帝方以騎逮至京並其家丁錦衣獄禁錮者五年時帝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帝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德秀字景元浦城人世稱西山先生

衛獨石自盛國棄了開平

自常遇春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文皇出塞皆道開平輿和萬全開嘗曰惟守開平則輿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圍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而輿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感國凡三百里

張輔名黃福還叛生黎利

英國公張輔三定交南留鎮十載諸蠻懷服黃福以工部尚書鎮交趾十八年仁宗召還交人泣送如失父母交趾所恃者二人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交趾所恃者二人輔用兵如神威鎮殊利初從陳季擴充金吾將軍後降以爲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及輔還利僭稱平定王四出剽掠張輔字文弼謚忠烈王之子黃福字如錫謚忠宣昌邑人

馬中官激變起禍始監軍

先是文皇以豐城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駢為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個駢貪墨殘忍重科貢物激變交人叛者四五百起而黎利最劇交趾設郡縣置官屬已為中國藩服乃以一中官敗之誠可惜也駢後以激變藩方論死

成山侯定遠侯兩番喪敗

帝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彛將軍印討黎利兵部尚書陳洽參贊軍務通進屯寧橋欲渡河而陳洽反覆言地險惡宜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伏驟起洽突陣死失亡二三萬人通懼陰許為利請封又以定遠侯柳升為征彛副將軍往升勇而寡謀師入交趾連破賊柵直抵鎮彛關遂有驛邑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橋遠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起升中鏢死倉卒新喪元帥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七萬人皆沒通謀知升敗益大懼決意約和與利立壇為盟退師

驍成功立陳後示弱無名

彈詞註卷十一 上

習

王通遣指揮闕忠同黎利人奉表稱安南國先臣陳日瑩三世嫡孫陳暹乞立為陳氏後帝密示張輔輔曰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論當益發兵誅之帝問襄義夏原吉對曰舉以與之無名且不宜隳成功示賊以弱楊榮士奇曰太祖初心欲立陳後求之不得乃和藹其地十數年來兵民交困不若因其請而與之養民息兵實盛德事遂遣侍郎李琦等冊封暹為安南國王敕通班師文武官吏家屬還者八萬六千六百人黎賊閉留者尚數萬人陳建曰二楊知敵欺而不校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篡不自立表言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置之不問寒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

十年內四巡邊效尤貽誤

宣德三年帝親歷邊關整飭武備至喜峰口聞兀良哈萬騎入塞帝搵甲拜馳親射其前鋒三人皆殪之敵望見黃龍旗悉羅拜請降皆生縛之在位十年巡邊閱武者四宣宗英武亞於成祖故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至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誤之也

論守成明第一好個皇孫

自帝以上英武莫若二祖仁慈莫若仁宗而勵精致治為明守成第一令主則帝是矣初成祖議立太子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帝問解縉縉曰立嫡以長復曰好個聖孫遂立仁宗為皇太子永樂九年冊帝為皇太孫

睿皇帝倚先生周公自負

宣宗崩太子初鎮方九歲內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揚士奇等請見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浮議乃息帝即位改元正統是為英宗睿皇帝太監王振初侍東宮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正統六年三殿上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我帝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乎使以聞帝感然

酒一杯官三級閱武恣橫

時輔臣方議開經筵王振乃導帝閱武帝命振偕最武大臣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

彈詞卷十一 上

之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振所親暱奏廣第一槍陞都督僉事後帝閱武將臺命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馭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帝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但一杯酒耶竟無殊擢

賴太后任五人昇平數載

太皇太后張氏一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顧帝曰此行也又宣王振所簡有行必與顏計非五人贊成不可此五人又宣王賜汝死女官顏色頓異曰劉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頭帝跪請諸大臣皆跪乃貸振命此後不可令干國事帝初即位事白太后然後行太后委任三楊政歸臺閣故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太后力也

兩相爭私鄉故內閣權侵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謨又士奇鄉里溥怨謨論死士奇欲擬謨因公爭議不決請裁太后王振進言二楊皆杖謨同知振言既售由是裁守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售由是裁

決漸歸於振矣
內閣之柄移矣

后既崩振無忌三楊倦悴

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太后凡事付閣下議決每數日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施行或王振自斷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不得遲太后既崩不付閣議者必立名振責之振尚不得逞太后既崩振無所忌憚矣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率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老無能效力當薦幾人後生報聖恩耳振喜越日薦曹鼎苗袁陳循高穀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是竟東揚輩人何傷也士奇謚文貞固出江西楊榮謚文敏為東揚並因居第以號南楊必曰三楊政事西揚文文定郡望每書南郡故號南楊相必曰三楊南楊清雅皆人莫及故論賢相必曰三楊公彛定遠人謚文康高穀字世用與化人謚文毅楊溥字宏濟石首人

無鬚兒呼公父俯首王陳

郎中王佑以諂事王振趨擢工部侍郎佑貌美無鬚振一日問王侍郎何無鬚佑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侍郎徐禧極意逢迎遂擢兵部尚書由是進見者競趨苞苴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以公父稱之都御史陳鑑王文俱跪門俯首焉

官門內盜禁碑肆行威福

洪武中太祖禁宦官預政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官門內宣德時尚存振盜去之時揚榮先卒士奇堅卧不出溥老勢孤後進委靡大權歸振掌握肆弄威福予奪生殺惟其喜怒莫可誰何矣

憾南陳柳北李論死文清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德望文帝名聞朝野北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敬宗至京振慕其名托其同年巡撫周忱往道欲見之意敬宗辭振遺彩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往謝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振憾之為祭酒十八年不遷時改建太學振詣視銜時勉不加禮因彛倫堂右

許衡所植古樹妨諸生班列去其旁枝振誣以伐宜
木私家用矯旨柳時勉於國子監門柳特重而竅監
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帝始知振之所為命立
釋之名初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薛
瑄皆為大理寺少卿瑄不悅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
見山欲奪之妻不可妾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
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振怒以瑄故出人罪
繫獄論死將決振老僕泣於纜下振問之曰鄉人薛
少卿不免是以泣述其生平振意解大臣申救免死
放歸敬宗字光世慈谿人隆慶中從祀孔廟
温號敬軒謚文清河津人隆慶中從祀孔廟

獄駙馬械上卿張需筆楚

駙馬都尉石璟晉家閩呂寶振惡之下錦衣獄戶部
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瑞以京城之草御門牛馬
欲分牧民間言官擢民霸州知州張需置於法牧馬官譖
於振遠逮需筆楚幾死謫成邊

殺劉球攜小校斷頸遺裙

彈詞註卷十一 上
待講劉球上言十事內有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
以清正士二事振謂其誅已欲置之死速下獄令其
黨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攜小校前
持球衣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解之襄以蒲埋衾流血
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旁匿球血裙裹得釋歸衾後
地時編修董璘在獄從旁匿球血裙裹得釋歸衾後
冢曰釘鉞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裹得釋歸衾後
人曰向為順迫不得死比聞劉公忠死有餘罪矣
因慟哭死順子尋亦死時梓順髮數順罪曰
老賊我劉球也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謚忠愍

更逞忿欲示威頻征思任

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司正統初思
倫發次子思任發騰衝南甸略取孟養
地仍自稱曰法法演沐晟討之兵敗思任發事聞
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討之兵敗思任發事聞
振將軍兵欲逞其忿示威荒服乃命定西伯藥死時王
簡半天下進討麓川貴等三路分進大破之思任發
挈妻子渡江緬甸驥等班師進貴定西侯驥靖遠伯
驥至騰衝列為五軍還復出為寇進捷其援舟數百艘大

味象緯駐土木移營被擄

先榮感入南斗至是振至大同欲北行益急欽天監
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於草莽振署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前軍西
寧侯宋瑛等全軍覆沒中官郭敬密言勢不可行振
始班師副總兵郭登謂宜從紫荆關入振不聽振蔚
州人欲邀駕幸其第還至狼山追騎已及至土木日
尚未捕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
餘輜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泉欲行敵已逼
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踰壘而行行伍已亂事與北
里敵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敵騎跳陣而入踏藉
死者塞川蔽野帝與親兵突圍不得出敵擁以去百
官死者張輔鄭埜王佐曹鼐而下數百人驛馬二十
餘萬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 鄭埜字孟質
宜章人謚忠肅王
佐海豐人謚惠簡

龍蛇繞彬銘護光武巖陵

帝被圍乃下馬盤膝面南坐一卒報賽刊王賽刊王
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明天子乎也先

彈詞卷十一

聖光

名曾使中國人往視曰是也一人名乃公者曰天以
賜我不如殺之也先弟伯顏帖木兒怒曰安用此人
開口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摧下之萬眾
死亡中鏃矢不沾天意有在也我等嘗受其賜九龍
蟒猶在安得害之若遣告中國迎返天子不有萬世
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然辭也於是天子送伯顏
營令護之有校尉表彬被掠得侍又先隨使臣被留
之哈銘者亦隨侍焉調護左右二人之力居多每寒
夜帝令彬以兩膀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
一手壓我曾我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
陵共卧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也先意欲害帝嘗
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繞護帳外畏怖而
去且每夜見帝所御帳上有火光隱隱若黃
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此人由是益加敬禮

樊忠樞為天下誅賊突陣

師潰於土木時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樞樞
死王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

巒王山摔馬順金玉空迎

帝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哭聲徹中外廷臣請族誅振
振黨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王竑

憤起梓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為惡爭毆立死都御史
陳鑑奉令旨籍振家衛振姪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
皆斬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緞疋等物馳以
入馬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
駕不報

還有幸殄巨璫也先假手

再幾年逞兇毒明社先傾

谷應泰曰天祐人國假手也先樊忠殺振嚮令英宗
不陷賊克璫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
寧埃今矣

孫太后詔郕王承先正位

景帝諱祁鈺宣宗次子英宗弟初封郕王英宗北狩
孫太后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年二歲命郕王為
輔攝國政太后尋傳旨太子幼冲郕王宜正大位以
安國家於是百官勸進郕王遂即位遙尊英宗為太
上皇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彈詞註卷十一

五

精銳亡邊關潰孤注新君

于謙泣言邇者各營精銳盡亡器械十不存一谷氏
曰英宗北狩戰士死亡略盡邊關望風奔潰圍城新
孤注主亦危

假送駕陷紫荆京城直犯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捲土重來破紫荆關長
驅至京城北關外四散抄掠朝野洶洶人無固志

仗于謙鑿南渡積聚先焚

先是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也先入寇侍讀徐
理言驗之星象必須南遷謙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
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
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程妄言當斬固守之議
數百萬計或言當請於上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俟
命下適以資寇藉以持以坐困我非計也

謙備豫瑄策行背城却敵

初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皇還京于謙見帝泣言曰
寇將長驅深入宜豫為計急召募官舍餘丁義勇集
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俾隸神機營操練聽用令工部
併工成造攻戰器具徙關外居民入城毋為寇掠通
州壩上倉糧令在官者開支準為月糧之數帝悉行
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敵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
營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分調邊兵入捍京師內外
夾攻一我軍依城為營進兵死鬪退有所歸詔趣行
其策及也先至京城命石亨軍背城而陣謙督其軍徐鏗
軍城西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謙設伏摩神
誘敵敗之石亨與其從子虎突入中堅所向披靡神
機營都督范廣又以飛鎗火箭殺傷
甚眾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

守大同保宣府始固邊城

是時邊陲無完地惟都督郭登死守大同孤城得全
也先擁上皇至城下登閉門不納再至登曰賴天地
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或謂事已至此奈何登曰若敵
勢莫遇吾與此城誓相存亡曾以八百餘騎破敵數
總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懼欲遂去宣府紛然就道府
御史羅亨信仗劍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
斬眾始定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不敢攻朝
廷乃以都督朱謙鎮宣府修城
堡簡精銳邊關有備國勢遂振

彈詞註卷十一

至

操團營排和議一心戰守

于謙奏立京團營操法揀選馬步官軍十五萬分為
十營各營以都督一員總領每五千人以都指揮一
員領之指揮把總分管有差嘗令在營操練體統相
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統領前去號令歸
一行伍不亂自後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大同參將許
貴言也先請和而下兵部議于謙曰曩遣都指揮季鐸
等往財賂方入穹廬而敵騎已至開口繼遣通政王
復等不得定約而還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和則肯
君父而違大義理固不可從也先坐敵不從則生變
勢亦不可和若大修武備相機戰守則
彼欲不得逞上皇必還矣移文詰責貴

固君心能委任全賴安英

初京師戒嚴太監興安金英名廷臣問計成山侯王
通請挑京城壕安驛之餘理倡言南遷英叱之宣言

於衆曰死則君臣一處死有言遷都者上命必誅之
逸史曰北兵震撼一時文臣武將無任張皇而內臣
如英如安乃不爲浮議所搖惟輔其君委任于謙石
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危而復安使非二人堅定以
諫數百輩亦無如何矣

寧受縛敵罷兵重安社稷

土木之敗太監喜寧降於也先數敘也先擾邊毋送
上皇還京上皇與素彬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
聲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俟至寧府與總兵官計擒士
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領書幣抱寧大呼俊縛
寧至京誅之自寧既誅敵失鄉導乃亦厭兵撤回擾
邊兵馬罷戰請和帝外倚于謙內信興安狡寇危城
不動聲色卒令社稷危而復安天下亂而復治

亟賑飢輟尚膳恩待臣民

徐淮飢帝命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適山東河南
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官儲賑之全活數百萬
人帝先聞淮上飢民疏驚曰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竑
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于謙以病在

彈詞註卷十一

五

大不是據兄位不思迎復

時也先令知院阿剌爲書請和許迎上皇禮部會奏
遣使迎復帝御文華殿諭羣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
欲與寇絕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曰上
皇蒙座禮宜迎復必乞遣使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
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曰大位已定孰敢有
議但欲遣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
言已即退陳建曰帝當奉迎英宗只此一事大不是
復安厥功豈細惟不當奉迎英宗只此一事大不是

遣李羅通書幣止講弭兵

時羣臣出文華門與安復傳旨云爾等固欲答使孰
敢不行旣而以禮科給事李實爲禮部侍郎充正使
羅綺爲大理少卿充副使遺書脫脫不花可汗降麗
書諭也先阿剌各遺白金文綺書曰往年奸臣減賞
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
欲出師念民皆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
人與自殺何異朕恐逆天近阿剌奏言各路軍馬約

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
體朕意副天心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
驚白內閣遇興安曰汝奉黃紙幹
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北使行

幸也先圖好名樹恩空質

李實等至也先營言來迎之意也先曰皇帝敕書內
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皇帝留在這裏是個閒人我
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奏差大
臣來迎如今送去輕易了遣右丞把禿同實赴京實
奏討使臣奉迎文武大臣懇請遣使俱不許陳建曰
使當時急於奉迎則彼必以為我所重在此彼必挾
留為質如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惟無意於
迎則彼以為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
此漢高分羹之謾語所以
謬敵而致太公之歸也

楊善來皇帝去筮驗全寅

李實未返北主脫脫不花亦遣使議和都御史楊善
請行報命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
無可權以集事也還先見善至反覆辨論數千百言
也先喜許送上皇還平章昂克問何禮物來迎善曰

彈詞註卷十一

垂

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貪賄歸上
皇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
垂名後世耳引善見上皇即設宴請上皇至營餞行
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侍也先令坐上皇曰
太師著坐便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體也先饋
及駕起也先率眾頭目送可半日許羅拜而別伯顏
護送至野狐嶺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
久始別去仍令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山西安邑人
上皇少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客遊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潛龍躍
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
應焉或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位壬午午火德之正也丁
壬之合也飛九者乾之五月壬寅日壬午午今歲數大
吉自迎復及後復辟其言皆驗上皇復位授寅錦衣
衛百戶楊善字思敏

敬太興人謚忠敏

不郊迎止朝賀南宮鎖錮

上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議迎復儀注胡澹引唐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顏樓上皇降樓撫肅宗泣辭黃袍自為肅宗著之肅宗乃受今備法駕安定門外太簡帝曰慮墮狡寇計故簡其禮上皇遣使詔諭避位免羣臣迎百官逆授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隨拜各逆授安意遜讓良久乃送上皇居南宮羣臣隨至南宮請朝見不許朝賀不許明年正旦百官請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後給事徐正請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鎖宜灌鐵以備非常帝怒誦戎然城南鎖鐵實已伐樹增城矣

究遺刀伐高樹更易儲君

太監阮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往監蘆溝橋液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束刀貽之堯偶醉以錦衣指揮盧忠家解衣蹴踘忠見刀繡袋非常製浪堯酒解袋刃已告變謂南宮遺刀求外應帝怒殺浪堯窮治不已忠求筮於全寅寅曰是大凶兆忠乃狎狂學士商輅以忠狂不可信壞大體傷至性事得寢御史高平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上皇長子見深已立為太子至是廢見深為沂王出就沂邸立子見濟為皇太子

彈詞註卷十一 上

雷

濫陞賞賜金銀珰疏先發

帝欲易儲恐羣臣不從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自公孤而下為太保者十人附會者即得美官陞賞太濫時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譏諷內閣諸學士各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遂以太子為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鄒指揮黃玠思明土知府珂庶兄也珂老子鈞襲玠謀奪之夜馳入珂家欲解珂父子巡撫李裳疏聞於朝置獄當死玠知帝欲易儲無人先發遣干戶索洪赴京上疏請易太子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令釋玠罪子官都督

齊署名徒頓足半跪陳循

時廷臣集議太監與安厲聲曰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唯於是禮部胡澹等上言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玠奏是陳循草詔已與眾將覆奏署名吏部尚書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奏上見深廢而見濟立王直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足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贊彛耶吾輩愧死矣

陳

循字德邁號芳洲王直字行倫皆泰和人

愧金英陽不知東官生日

初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官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官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可以愧死矣

于少保膺委任何獨絀唇

兵部尚書于謙以固安之捷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薛應旂曰易儲之舉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高岱曰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

廖莊奏同綸疏同時杖獄

時所立皇太子見濟卒大理少卿廖莊上言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於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不報後莊至京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

彈詞註卷十一上

五

杖八十論邊遠驛丞御史鍾同嘗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同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綸上修德彌災十四事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修德彌災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復汪后於中宮以正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大本疏入帝大怒時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速拷訊並鍾同逮治逼令誣引大臣並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會黃沙四塞緩其獄復拿各杖一百同杖下綸鍾於獄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謚恭敏章綸字大綸樂清人謚恭毅鍾同字世亨永豐人

請立儲各異議建擇紛更

帝不豫儲位未定中外憂懼都御史蕭維楨集御史會彙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楨因舉筆曰我更識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意矣

景不起儲位虛自當復辟

高岱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景帝也景帝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英宗而他求君者哉

關弁輩圖富貴迎駕奪門

時百官議候十七日視朝懇請復舊太子而武清侯石亨知帝病必不起張朝立東宮不如請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張輶左都楊善副都徐有貞以南城復辟謀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皇太后通報於南宮許焉會邊吏報警有貞曰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計定下十六日既暮會於有貞宅有貞升屋覽步乾象丞下口時在今夕不可失遂與亨軌往會吉祥及善丞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兵既入仍鎖門時天色晦暝亨惶惑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眾薄南宮奪門迎上皇復位後天順中帝與大學士李賢言迎駕奪門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奪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復位羣臣誰不願請門必奪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事泄此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帝曰然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公應泰曰暮夜陰皇驅車踐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闕弁於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終

彈詞註卷十一

美

有貞初名堙字元玉吳縣人封武功伯

使睿皇十六夜南城無報

侯賓天請復位順應天人

先是石亨張軌十四日夜會有貞宅謀復辟事有貞曰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軌曰一日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至十六日既暮亨等復會有貞曰得報矣是夜即納兵薄南宮後李賢對曰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帝驚問故賢曰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安用如此勞攘

不記得伯顏營思歸守墓

初李實通書幣於也先讀壘書畢引見上皇於伯顏帖木兒營實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將有衣服來否實曰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上皇曰此亦細故但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倘得歸願為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

俱泣下

更忘了玷宗廟羞見群臣

上皇初迎復至京送居南宮羣臣隨至宮請朝敕諭
曰朕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羣臣所請
允不

撞門入燭下出倉皇登輦

亨輒有貞等薄南宮鐵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
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
門又令勇士踰垣入毀垣門啓亨等入見上皇燭下
獨出曰爾等何為衆俯伏合聲云請陛下登位呼兵
士舉至掖上
皇登輦以行

諭門者叱武士鐘鼓齊鳴

上皇登輦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
門者不敢禦衆掖升奉天殿輦前行者武士以瓜擊
有貞上皇叱之乃止即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
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謀聲尚不
知故有貞號於衆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
賀上皇宣諭之衆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

彈詞註卷十一

五

曰于謙耶既知為上
皇連聲曰哥哥做好

改天順革帝號稱郕謚戾

景帝八年正月十七日上皇復位詔改八年為天順
元年廢景泰帝仍為郕王皇后汪氏仍為郕王妃
郕

王薨謚曰戾

歸西宮升遐日史少明文

時令郕王仍歸西宮各應泰曰英宗授受之際弟兄
交失而况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

群報怨誣迎立勤無顯跡

承風旨二字獄事恐無名

初儲位未定中外藉藉謂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符
敕取襄王世子去矣至是帝復辟即下文謙等於獄
以其迎立外藩也所司勘之無驗于肅愍行實曰英
宗光復實位天與人歸石亨輩假奪門復辟之功以
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所司勘得金牌
符敕見存禁中則無顯跡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

則有及廷鞠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文反覆力辨
謙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蕭維楨承亨等
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獄具帝猶豫良久曰
于謙曾有功有直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爲無
名乃新謙與文於東市籍沒其家妻子戍邊

國再造主生還功忘瓦注

黃瑜曰于謙之意謂必圖迎復則敵將以上皇爲重
質豈有贖足故立郈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而上
皇之歸實權輿於此明史稱于謙有再造功谷氏曰
英皇生入玉門不感生還反疑于敵謙死東曹忠臣
義士所以仰天
推心而泣血也

萌禍機因一語國重君輕

明史曰上北狩廷臣問主和于謙輒曰社稷爲重君
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
谷應泰曰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
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

曾自悔不燭姦陷由王振

初李實見上皇於伯顏營上皇曰朕非爲遊畝而出
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實問何以寵王振以致亡國上
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
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

譚詞註卷十一 上

矣

障私情旌忠祠塑像招魂

土木報至言官劾王振擅權誤國有謂今陷敵中反
爲敵用者振族黨坐誅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
至是振黨以聞帝大怒諱言樊忠殺振曰振爲敵殺
朕所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
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敕賜額曰
旌忠祠鄭以偉曰自北狩迄南宮皆振誤之也反責
言者過實復官塑像胡
爲私情所障若此也

任恣橫官腹心好人貶戍

時石亨張軌等恃功恣橫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
旺彥敬入侍文華殿帝問誰亨曰臣之心腹也迎復
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冒功陞職者
四千餘人贊善岳正帝以王翔薦名見特用之諭正
曰今用汝入直文淵閣叅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正
出赴閣遇亨等入愕然曰何以至此亨軌已不平此

入見帝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問為誰帝曰岳晚也帝默然正亦數言內臣武臣權過重帝額之會承天門災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奸邪蒙蔽狀亨見之怒指為謗訕營內批取欽州同知兵部陳汝言復中秀方王翔下獄誦成肅州岳正鄴縣人謚文肅字監山人

誣排陷獄御史羅織朝臣

御史楊瑄劾石亨曹吉李祥家人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帝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怒訴御史言不實謂有貞賢主使排陷御史張鵬周斌又交章劾亨不法亨訴帝謂鵬乃已僂免豎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為永報仇帝悉收十三道御史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錦衣指揮門亨吉祥復御間言九疇阿附一有貞賢九疇等於理會是日大風雹吉祥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帝命速有貞賢九疇等尺京師震恐乃降有貞等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京師震恐乃降有貞等參政鵬瑄從末減衣邊儵揚瑄字廷獻豐城人

彈詞甚卷十一

王府第鎖定侯福因滿敗

先是帝使工部為亨營第至三百餘間帝登翔鳳樓恭順侯吳瑾侍帝指宅顧問瑾曰必王府耳帝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孰敢帝顧太監裴當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帝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名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也谷應泰曰曹石邀天之幸私為己功吉祥蒙狐越之功亨處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

封侯伯屢名還逆以疑生

以石彪為大同總兵禦寇磨兒山斬犯禿王以功封定遠伯名還明年又使虎往敗敵於埜馬湖半坡整斬鬼力赤平章又召還進封侯北使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彪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遂為流言稱彪有異志帝固疑彪屢有功屢名還彪陰使人請關乞留為鎮守帝知其詐下虎獄詞連亨帝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亨懷怨望遂有逆謀

童瞽目煽妖書石人不動

童瞽目煽妖書石人不動

石亨稍見疎斥私語盧旺彥敬欲為逆謀會贖人獄
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
大同士馬甲天下今石彪在彼異日以彪專制大同
非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隄以絕餉道京師可
不戰而困遂請
以盧旺守裏河

結都司周除代事幸無成

李來寇延綏帝命石亨往禦童先又勸亨亨曰為
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先私
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人上變告亨謀反速治之死獄
亨謀益急事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速治之死獄
中斬彪於市其
黨先等俱坐死

接連著曹從子興心魏武

方石亨之敗也帝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曹
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意不自安客有馮益者吉祥
從子昭武伯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耶益
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
先生由是吉祥
與欽陰蓄異志

彈詞註卷十一 上

國戒諭約昧爽犯關稱兵

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曹欽家欽慮其洩筵楚瀕死
御史疏劾欽帝戒欽曰速改過不悛無赦又下諭廷
旨無有專縱似欽者欽以石彪得罪亦詔戒諭謀
兇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為石彪續罪會遣懷遠伯孫
鏗兵部尚書馬昂統軍西征擇是日昧爽出師欽約
兄都督鐸鐸弟鉉分勒降丁死士期昧爽朝門開擁
殺鏗昂奪門入宮為
亂而吉祥為內應

瑾發奸孫討亂趙榮躍馬

曹欽謀定以其少飲降丁酒酒半夜二鼓孫鏗與恭
順侯吳瑾待漏朝房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
見瑾告變瑾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鏗番漢又百騎變
執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四鼓欽往來肅呼味爽鏗令其子
東長安門時禁門不開欽往來肅呼味爽鏗令其子
軌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厚賞兵稍集鏗曰曹欽謀
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諾鏗督諸軍先登工部尚
書趙榮披甲躍馬奮呼於市曰好漢皆從我來曹家
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從者數百人謹武敏
迎擊為欽所殺 孫鏗康勝州人謹武敏

入朝房更縱火鑿戰朝門

欽見門閉知事泄即馳斬指揮遜吳碎其屍又以都
御史寇深曾疏劾欽馳入西朝房所深身為兩大學
士李賢待朝東朝房間戶外洵為出入直爲左門
傷耳頃欽持頭來執門草疏投入長安此激
可爲我草疏進上賢索紙爲草疏投入長安此激
門堅不啟欽火之守衛軍折御河岸磚以壘門味爽
孫鏗之東安門欽退屯東華門鏗接戰自辰至午擊
斬鏗欽還駐東大市街欽還攻勒陽門不克走安會
鏗發神臂弓射之斬閉鏗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定
東直齊化門門盡閉鏗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定
昌侯孫繼宗又集慶戰欽投井死屠其
家親黨同謀盡死明日磔吉祥於市

曹賊誅詔天下方纔悔恨

李賢奏言曹賊就誅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
急之務又言治朝必開言路惟姦邪之臣必欲塞之
以肆其非帝曰此石亨曹言祥實爲之今宜列之於
詔咸使聞知谷氏曰英言有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
曹石君子也
不勝其悔也

譚詞註卷十一上

奎

寵門達幸揚暄得救賢彬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
頗中外恣橫羅織人莫敢言惡指揮僉事袁彬質直
不阿自計得以進言私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
謀排去之乃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帝不彬與法
論曰從汝拿問只要一個活素彬還我彬既下獄達
拷掠欲置彬死有采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
救言彬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
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恨並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帝
令達速問達逼暄供李賢使暗懼拷死佯諾曰此
實李閣老敎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請著多
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遂以聞命宦會
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
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敎我扳指也達
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

前五載權下移猶然正統

帝復辟在位又八年前天順五年制於曹石有同王
振嘗於便殿屏人語李賢曰爲之奈何賢曰惟在獨
斷可以絕之帝曰非不自斷但依之則悅不從便獨
然見於辭色賢曰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白

攬彼勢
自消

後三年任文達行事攸分

天順元年帝即倚任李賢入閣辦事然帝猶為曹石所制賢不得行其志自曹石既誅帝躬親政務凡章奏疑難人才黜陟悉以咨之賢亦竭誠奉公知無不言雖數罹讒口帝獨不疑故天順末年號稱治平
英宗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大相徑庭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謚文達

純皇帝成化初頗多善政

英宗崩太子見深即位改元成化是為憲宗純皇帝帝位青宮少經廢立天資仁恕練達情理故成化初年善政多端

事兩宮議合祔母后回心

帝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生母周娘娘為太皇太后大學士李賢曰宜遵遺詔彭時曰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入請命出傳周貴妃旨云無子不得稱太后宣德自有例彭

彈詞註卷十一上

空

時曰宣德間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宜兩宮同尊時再請命出曰上位再三勸諭已允矣李彭草詔於錢太后加慈懿稱而周貴妃止稱皇太后後錢太后崩命議葬所大學士彭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夏時曰慈懿無子有疾宜別葬時執不可帝召閣面議時曰合依正禮帝曰但與周太后有礙商輅曰不合葬則人心不服帝曰合葬固是孝恐因此失聖母心時曰今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帝猶不允時曰臣等具本言之乞皇上帝上申勸聖母疏入內批仍欲別擇地於是時等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於內帝感動母后亦悟傳旨如前議行百官歡呼動地

復帝號憐謙忠真為盛德

帝欲復景泰位號命內閣議商輅舉手加額曰此堯舜之盛德也明日敕諭羣臣曰朕叔郕王勤難保邦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朕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少保于謙于冕于疏訟父冤帝憫之復謙官遣行人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祭文有

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歎商
銘淳安人字宏載號素菴謚文毅明三元惟輅

旌秦紘竄門達頗覺英明

時秦府旗校橫肆巡撫秦紘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
欺滅親藩帝逮紘下獄命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敕
衣數事帝親閱嘉歎命紘繫賜鈔萬錠以旌其廉
英宗時指揮門達恃寵大興羅織官校緝事所至狼
藉至是言官劾
之謫戍煙瘴死

怡十年彭商去萬劉秉政

成化初彭時商輅秉鈞內閣賢士滿朝天下傳為美
政至十一年時卒輅致仕以萬安入閣預機務又以
劉吉為大學士二人惟以囑託貪賄為事安認帝所
寵萬貴妃為同宗多結與炎為援吉與外戚萬善相
結附上下罔下朝事不可問矣福人彭
時字純道號可齋謚文憲安福人

劉千斤李鬍子蹂躪襄陽

荆襄上游為郟陽鄖地多山元末流賊聚入為亂地
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有劉通者膂力過人縣治
彈詞註卷一上

門有石獅子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
統中潛住襄陽房縣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
尚千斤糾合舉事據海溪寺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
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為羽翼眾數萬劫襄鄧境
命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討之都御史王恕會
師並進生擒千斤襟於市後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
十萬人荆襄南陽為之騷然命都御史項忠討之擒李
平王荆襄南陽為之騷然命都御史項忠討之擒李
鬍子於竹山縣俘斬無算遣還鄉者四
十萬人項忠字盡臣嘉善人謚襄毅

兩廣亂固原反盜賊蠹起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矗中有水曰潯江夾江皆峻
山其最險惡地為大藤峽諸蠻以此為奧區景泰中
猺渠侯大狗倡亂修仁荔浦平樂皆應之攻陷郡縣
守吏不能制天順中益縱恣詭能捕大狗者至錢煥
爵竟不可得至是莫廷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燬
兩廣守臣皆待罪乃以都督趙輔參政韓雍率兵討
之初太祖平陝西元部落把丹歸附授平涼衛千戶
號士達成化初把丹孫滿四招納亡命巡撫陳介檄
平涼指揮滿琦捕四遂劫琦集諸土達叛入石城
其徒尊四為招賢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遠

近震駭較介同寧遂伯任壽延綏巡撫王銳各率所部兵討之蠶起計下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斥二王出四諫外庭無人

給事王徽王淵以太監牛玉賸賍奏請立后乞寘諸法因斥內閣李賢阿附權璽中藏奸詐奏入逮下獄俱謫遠州判官修撰羅倫劾李賢奪情起復降副提舉編修章懋黃仲昭莊景因諫張煜賦詩俱外補州縣時稱翰林四諫太監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奈何以小入得尚不肯傳帝命覃昌傳之恩曰外庭有諫吾言從中贊之子段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庭之無人也正早夜惕勵皇皇求言時也顧二王遠斥四諫外補自是天下皆以言為諱矣

進淫巧信梁芳官多傳奉

太監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具書為名賚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致數千人如李致省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

事用

售秘術寵繼曉欺誑貪淫

僧繼曉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竄緣梁芳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世賜美姝十餘金寶兩於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大劫佛寺

書小帖賜圖書靈由符水

有李致省者嘗為吏坐賊事發巡按楊守隨逮問充軍致省逃至京竄錄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致省不宜典郊廟祀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

庇愴壬怒言者多姓書屏

主事周軫以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等八事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干政妖僧蠱惑愛庇愴王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小報時言者頗及秘密帝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

彈詞註卷一

畜

罪彭韶獄林俊並連張徽

外戚周或與民爭田詔刑部郎中彭韶往勘韶歸奏
曰田本民有安可別給且民者國之本以民田給責
咸不重傷國本耶疏上之罷徽直聲震一時員外林
俊疏言妖僧繼曉欺罔聖聽蓋大鎮國永昌寺工役
不息人怨日興不斬繼曉禍不可言然縱之者梁芳
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天下莫不欲食
梁芳繼曉之內臣何忍畏死不言疏入下俊獄後單
都督經歷張徽疏救並逮赴獄時言路久塞臺諫
直聲由是震天下

幸懷恩免冠哭救了殘生

林俊下獄事且不測大監懷恩諍曰自古未有殺諫
臣者帝怒曰汝與俊合謀誅我不然俊安知我宮中
事舉所用御視擲之恩免冠號哭曰不能復事陛下
帝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
梁芳合謀傾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疾
不起帝遣醫調治俊與徽乃得杖謫遠州 林俊字
待用莆田人謚貞肅

彈詞註卷十一上

奎

三閣老尚書紙糊泥塑

時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翊狂躁劉吉陰刻皆為天
下所輕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者則
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濫諸人不一
語諫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謔

王三原獨切直忠義斯人

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太監懷恩歎曰天下忠
義斯人而已 王恕謚端毅字忠貫三原人

李子龍鵝御林造袍舉事

山西僧侯得權俊秀類小宦監狎遇道士傳讖語遂
蓄髮改名李子龍所至誑惑入京住內侍韋舍宅舍
禮為義女時雜宦侍入內殿憩息御林上諸內侍皆
搜捕獲所造黃袍冠笏乃伏誅

黑背見西廠設狺獠恣橫

汪直者大藤峽狺獠也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為
昭德宮內使尋掌御馬監事年少黠譎帝寵之李子

龍誅後帝鏡意欲知外事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殿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於東廠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外事方言恭語悉采以聞直由是羅織時虐恣橫無忌先是黑昏迷見有物如犬狸其形如風密室亦到至則人皆昏迷觀能傷人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刀張燈以自防未幾西廠立汪直偵使或南或北倏忽不測大臣多被僇人以爲黑青之應也

寄耳目於群小韋瑛吳經

錦衣衛百戶韋瑛故無賴汪直任用刺事縱肆貪暴如通政方賢瑛執下獄郎中樂章使安南還武清廣西勦事還布政劉福起復至京瑛皆執繫之無端羅織數起大獄有千戶吳綬頗工文詞從直營求書記承直意指多所誣陷備極拷掠臣民悚怖大司問刑綬直疏言近日伺察太繁刑網太密人情洶洶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江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保無意外疏入帝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也輟曰直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守備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留守大皇帝命去西廠

彈詞註卷十一上

矣

頌汪闖唾繒億萬世堪行

御史戴繒言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帝悅繒不獨爲今日法且可爲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帝以繒億言復西廠命直仍刺事

代報怨二十杖拖連科道

遼東巡撫陳鉞先爲山東布政與巡撫牟倬有隙汪直奉使至遼鉞雜僕從中朝夕趨待直喜乃爲鉞報怨會倬至京直遽逮下獄吳綬拷掠誣受財枉法繒成於是宣上諭曰牟倬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綏無術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廷杖二十

馬端肅項襄毅謫戍除名

時遼左諸衛藉海西之勢合兵入邊朝廷以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遠東邊務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文升

節制之錢譜於直會給事張良劾錢徽變屬部逮至京鐵貽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寇邊直遂奏文升妄啓邊釁下獄謫戍重慶衛兵部尚書項忠素不禮於直直銜之忠具疏倡九卿劾奏直吏部尚書尹旻報之韋瑒與吳綬賅東廠官校發直西指揮劉江黃賓事誣構忠直又使給事郭鏗等論忠違法忠廷辨慷慨不少屈竟坐除名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謚端肅項忠字蓋臣嘉善人謚忠毅

愧旻越競趨承六卿屈膝

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欲詣直遇左都王越私問越跪否越曰寧有六卿跪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叩頭出及旻入相率諸卿貳亦叩頭出直大悅既出越見旻問之旻曰吾效人耳

命監督仗兩鉞挑釁邊塵

遼東巡撫陳鉞說直立功垂久於是虛張邊警言女直欲糾三衛入寇帝命鉞提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女直來貢誣以窺伺掩殺之遂進兵掩其不備焚其廬帳而還遼東倉庫存積錢糧耗費一空女直於是復仇進邊所至殺掠洩忿鉞恐阻前賞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帝皆不聞乃論功擢鉞右都

彈詞註卷十一上

宅

尋任兵部尚書命直監督十二團營加祿米三千石直又同尚書王越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瞭敵營所在襲擄男婦百七十以大捷聞論功加越威寧伯北兵因威寧海子之怨連歲深入邊城橫遭荼戮皆汪王邀功啓釁所致也有中官阿五者善佞諧每於帝前作院本作直持雙斧趨殿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帝微哂而已王越字世昌謚襄敏滑縣人

討安南幸本兵調軍匿籍

安南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議討之汪直獻取安南策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乃寢程篁整曰汪直東構怨於女直北挑釁於威寧使復逞志安南安危未可知本兵協力沮止社稷福也子俊字士英

使西洋幸大夏檢案停行

時朝廷好寶玩有言宣德間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郎中劉大夏先入檢得匿之都吏檢三日不得大夏終秘不言會利道直章諫止尚書項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

夫大夏笑曰三寶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足追究有無哉忠算然降位揖大夏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幸阿丑扮醉人寵衰誦諫

中官阿丑有東方朔諷諫之風嘗作劇扮醉人飲酒一人伴曰某官至伴罵如故又曰駕至酌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巧寓諷悟而直寵自是漸衰

調南京因陵輒困頓孤燈

時汪直監督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巡撫郭鐘奏直與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憤事帝遂調直南京御馬監方直貴盛時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匿直困頓仰臥公館孤燈熒然有知州裴泰向供具甚肅適遇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此旦日發得馬夫足矣

彈詞註卷十一上

李

廢吳后寵萬妃戎裝男飾

萬貴妃警敏善迎合帝意先侍帝於青宮即位遂專寵帝廢皇后吳氏六宮希得進御妃生子一人未幾而寵妃亦自是不娠而帝之愛不弛每侍宸遊妃戎服男飾以從帝益愛之凡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妃主之也

昭德宮召皇子紀后冤魂

帝妃紀氏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帝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瘠報遂生子即孝宗也貴妃子卒內官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貴妃云何獨不令我知具服進賀擇日召子入昭德宮從紀於永壽宮紀妃有疾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曰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遂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病卒之狀蓋不能無疑云

廿三載行的事三樁弊政

帝在位二十三年弊政有三一杜塞言路二委任宦官三崇信佛老成化之治所以不純者

皆山此也

好相臣進房術小篋疏盈

內閣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其寵有悅進賢者少而無行與安為腹心權為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後帝崩內豎於官中得袖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安臣進孝宗遺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語遂被黜

敬皇帝震泰山得安儲位

憲宗崩太子佑楹即位改元宏治是為孝宗敬皇帝初憲宗有易儲意未露會泰山震欽天監言應在東宮憲宗意遂已

納直言賴老伴紹祖登宸

帝為太子內官覃吉知大體通書史輔東宮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政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宮呼為老伴嘗念高王經

彈詞評卷十一

充

旨至駭曰老伴來矣以孝經自攜見畏如此大學士邱濬言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皇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天殆欲陛下紹休烈祖也

阿附黨妖佞臣同時放斥

帝在東宮知少師萬安少保尹直之奸故即位後即屏阿附之黨安直相繼罷黜妖人李孜省妖僧繼曉原籍為民尋伏誅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戍邊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革職追奪斥佞豎梁芳往孝陵司香妖佞之臣放斥殆盡

名懷恩起王怒謀議咸聽

憲宗時司禮監懷恩以直方出居鳳陽帝即位後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怒剛正力言於帝請去安而用恕遂名怒為吏部尚書科道交章保薦怒去入內閣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怒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任內閣邱文莊徐劉李謝

禮部侍郎邱濬自帝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帝覽之謂有裨政治賜金幣遂進尚書尋兼文淵閣大學士特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濬明體達用哀然為一代文宗卒謚文莊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俱入內閣特被眷注溥安靜誠信時稱有休休之度健敢於任事正直不私東陽工於文章疏草多出其筆遷直亮明斷深愛山人劉健字希賢洛陽人謚文靖徐溥字時用華亭人謚文貞謝遷字于喬號沐齋謚文正餘姚人

進群賢為卿貳何馬楊彭

以何喬新為刑部尚書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彭韶為刑部尚書錢確菴曰孝宗政本之地一清而羣賢並進王恕位冢宰而何馬楊彭俱為卿貳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謚文肅彭韶字鳳儀謚忠安 莆田人

聽儲壻舉遺才五人起用

主事儲壻上疏薦舉遺才先是中書丁璣主事張言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壻上

彈詞註卷上

上

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南乞取而置之風經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付吏部皆起用之 儲壻 字靜夫號柴墟謚文懿泰州人

晚年來倚大夏第一名臣

兵部尚書劉大夏帝晚年特加倚任時名議政大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每入奏事帝轉首左右顧侍臣即退避奏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以欲起不能帝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語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扶掖出左順門外榮曰謂大夏曰吾輩事不好處多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某於政事外未敢輕易毀譽他人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某與老太監踪跡疎速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耶 大夏字時雍號東山謚忠宣華容人

經筵上納箴規不拘顧忌

帝御經筵對講官皆呼先生而不名帝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帝悟納之名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一日輔臣入見言及日講劉健曰昨李榮說以

善道啓沃他字不是帝微笑曰他字也不妨講書
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
忌昨所講尚有顧忌耳 王整
字濟之號守溪吳縣人謚文恪

煖閣中袖疏奏計較先生

帝每經筵罷即召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
華殿取羣臣奏本付溥等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議
定以次陳奏帝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有事
關重大者屢御煖閣袖出其疏以示溥等反覆商閱

賈寶鈔賜白金命無朝謝

時經筵初開講官程敏政等侍講畢賜宴及寶鈔有
差湛思稠疊敏政詩以紀之帝召劉大夏及都御史
戴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如卿二人雖開門
延容敢以賄賂通乎各賜白金一錠曰小佐爾廉命
不必朝謝 恐愧公卿

辭揭帖設團操誣鑿官門

帝命劉大夏事有當行當罷者可寫揭帖進來大夏
曰不敢臣以揭帖進上以揭帖行何具前代斜封墨

彈詞註卷十一

救事之可彈詞註卷十一否陛下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帝稱善
帝欲於近畿地方團操人馬為左右掖以問大夏對
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亦即
此意遂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
語帖官門以誣大夏者帝曰官門豈耳
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

理邊儲聽告報充盈倉貯

時北邊倉場告乏命劉大夏整理糧草大夏知北邊
糧草半屬中貴人子弟經營既至若邊上父老日夕
講究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若千石給官價
若干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
自百束以上俱準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不兩月倉貯
充盈蓋往時有糧百千石草千萬東方準告報故中
貴子弟爭相為市其利踰倍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
得自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糶無處得買數十年來
無此良法

減軍夫裁供奉利溥仁人

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大夏請減去
十分之五帝命內閣傳旨切責劉健白愛惜軍夫司

馬職也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帝納其言所
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帝語曰辦煩費殺姓數
祿寺獎莫甚於二曹大夏曰光祿日辦煩費殺姓數
百既損民財又虧愛物之仁上為惻然即赦兵部侍
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祿卿艾璞歎曰劉東山
此奏歲省光祿金錢八百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
溥此之謂歟

釋夢陽罪壽寧懽忻中外

戶部主事李夢陽疏言天下為病者二壽寧侯張鶴
漸也疏上后母金夫人與鶴齡泣訴帝帝不得已下
獄陽獄金夫人求加重刑帝怒推察起既而法司具
夫人亦在帝獨召大張膝語左右莫聞第惡見大張
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壽寧也後劉大夏奏事畢
帝曰近來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嘩呼
鎮撫司本上左右請杖釋之朕揣此輩欲得重罪致
死以快宮中之怒朕故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
曰此陛下堯舜之仁也

彈詞註卷十一

主

人賜

却承華許茂烈疏類陳情

承華太子宮名少保尹直以佞見斥致仕後復上太
子承華箴以求見用帝却之御史陳茂烈乞終養疏
曰臣父善祥早喪母張氏疾疴連綿重違故鄉臨別
叮嚀語甚悲切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
酌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母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
子各天一涯疾病獨自呻吟藥餌誰與調節臣既思
母則報君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
憫母心尤可慮也帝憫其情特許終養
疏一字一點血可與陳情表
並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

用一哲雪民冤霜飛六月

命王哲巡按江西時天旱哲錄繫囚出當原者數百
人翌日兩民有女奴逃其仇指為故殺哲密訪女奴
得之民得不坐有大家被盜誣所怨者賂鎮守置於
法哲察其誣出之民為之誦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
霜雪天下有十
哲太平無休歇

服峒獠新太守孔聖兒孫

以孔鏞為田州知府蒞任三日峒獠倉卒犯城衆議
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應諭以朝廷恩
威耳衆難之曰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行獨乘
一馬往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吾當行獨
言當導我賊導以行既至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廬中
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衆等來參見衆問
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孔聖人兒孫耶曰然
賊羅拜鏞曰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徒救死耳
前官動欲劓汝我今奉朝廷命作汝父母官若能從
我當宥汝罪若不從可殺我衆錯愕伏地曰公誠相
恤不復擾犯送鏞終任不復出

書手勅用武臣親為黜陟

台劉健等至平臺出諸營提督官本各擬去留帝出
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輝惠安伯張偉本令擬旨留
之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準辭退健等曰聖
諭極當帝又曰新寧伯譚祐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
圍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即令撰手敕帝
書之健等曰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
等不勝
瞻仰

彈詞註卷十一

十一

十一

推赤心待臣下父子家人

都御史戴珊求退不為得我私懇劉大夏曰珊老病于幼
公同年好友獨不為我一言乎會帝名大夏議事畢
因言珊有病乞休出於實情望皇上憐而允之帝曰
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
也太乎未兆忍捨朕歸乎大夏語珊珊泣曰吾不得
還矣陳建曰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
怛家人父子之情藹然浮表宜諸臣之
感泣也 戴珊字廷珍 梁人 謚恭肅

却貢獻鮮嬪妃善承先志

西域貢白獅保定獻白鴉各命却之帝與張皇后情
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尊母妃紀念孝穆而別祀奉
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鄭曉曰悼念孝穆而別祀奉
慈保護故妃昭德宮萬氏而不念舊惡善體先志廟
號孝宗不
亦宜乎

議附廟遵禮制尤愜人心

初成化錢太后崩彭時等已有周太后祔葬祔廟之說至是周太后崩上尊謚為孝肅睿皇后帝名輔臣議祔葬禮劉健等言先年奏議已定合祔裕陵配享英廟其實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有三后並祔者帝曰太皇太后冊立有朕躬朕何敢忌但一人私情耳錢太后乃從朕壞起正宮我朝祖宗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邪卿等其詳議之吳寬議曰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不足為法衆從其議疏入帝曰孝穆紀皇后朕生身母別祀於奉慈殿今祀孝肅周太后於奉慈殿中室奉孝穆紀太后於左中外翕然稱得禮焉 吳寬字原博號龍菴長洲人謚文定

惟只有劉棉花牢籠言路

先是內閣萬安尹直罷去大學士劉吉慮科道彈劾傾身阿結昏夜款門建吉趙遷科道擢以不次自是莫有言者侍讀張昇疏言十罪謂吉深結科道柔佞取悅李林甫之輩口劍腹實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為一直亟譴斥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為劉棉花以其愈彈愈也起

苦書生披肝膽冤謫石城

四川鄒智初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上岡下尹直挾詐懷姦至無廉恥皆恃權怙寵劉吉附太罔志素忠貞王茲秉節剛勁却御史彭韶仕尚書王恕素志忠貞王茲秉節剛勁却御史彭韶學識純正皆君子也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疏上不報嗣安等罷而吉當國使魏璋劾湯鼎入智名下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無所曲撓謫廣東石城吏目其辭朝有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之向

坐妖言害湯劉茂仁並獄

先是萬安等在政府嘗語御史湯鼎朝廷不欲開言路鼎即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置免官劉吉獨留吉使客徐鵬昭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鼎家壽州知州劉傑遺書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鼎左手抱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騎牛象國姓五色石不可曉或公疏論時政為彈之義耶鼎以書示客璋劾鼎與傑妄言朝政竟坐妖言誹謗論死王恕疏救遣戍河西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劉大夏督

彈詞註卷十一 上

古

治張秋決河副使揭茂仁疏曰官多則民擾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與等切齒誣奏茂仁妖言速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請長沙府同知

李文祥年三十擯斥終身

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宏璧同年安屬題畫塢文祥詩曰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會文祥上新政疏請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安票旨除文祥縣丞著歷練後以儲確薦起用爲主事復以言事切直又謫興隆禱經歷湯斌曰漢史傳賈誼年三十二蓋惜之也疏觀鄒智年二十六文祥年三十殆不及矣讀其二疏何異痛哭流涕長太息哉然賈生過文帝猶得爲長沙王傅二子遇孝宗顧擯斥窮荒不得其死然則賈生者未可謂之不幸也文祥麻城人

左文泰薨王公沾名賣直

大學士邱濬與王恕俱階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部下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許奏恕變亂選法里居日令人作傳鏤行曰大司馬

彈詞註卷十一

圭

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有旨令恕回奏恕疏辨乞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遂下文泰獄獄具謂文泰嘗謁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文泰心動欲論恕御史吳慎潤色文泰草而授之請俱逮而質帝怒爲左文泰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濬憤恨嫉妨賢不聽又求去濬許乘傳歸於是言官劾濬媚嫉妨賢不聽又求去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信公衛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

信番僧惑左道米盡黃金

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每令入宮慶讚寵中官李廣引用劉良輔等以左道惑亂上心燒煉齋醮藉以括權納賄時廣造毓英亭於萬歲山亭成而公主殤崩日寧宮災宮中言亭犯太歲太皇太后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帝命搜廣家得納賄簿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帝曰廣食錢何食如許米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帝怒籍沒之賄簿諸人赴壽寧侯求救不期而會者十三人解廷謝惟馬文升王繼無作色

留傳奉厝奏討俱滋遺議

時傳奉官有八百餘員外戚奏討無厭馬文升疏曰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

諫則行過則改無愧賢君

冊成湯之從諫弗弗改過不吝孝皇何多讓焉

毅皇帝好逸樂狎昵八黨

孝宗不豫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見御榻執健等手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輔他做箇好人遂崩太子煥煉即位改元正德是為武宗毅皇帝初帝在東宮劉瑾以俳弄為太子所悅瑾故姓談自宮投劉太監名下因其姓領教坊見幸帝即位瑾猶掌鐘鼓司與其黨八人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邱聚張興共一瑾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與同臥起主謀議號為八黨瑾尤猶給通文墨常慕王振之為人帝委以機務章奏不復親決

彈詞註卷十一上

美

盈庭疏環跪哭反縱恣橫

司禮監內外厥立居要地

大學士劉健等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不報科道文章請除羣奸諸閣密相對涕泣請將八人縛送法司疏入帝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太監王岳者素剛直惡八人所為云閣議是明日有旨叔儕侍上久第少寬之上自有處閣議持不從諸閣益窘自求安置南京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帝帝不得已允待明日發旨捕八人下獄吏部尚書焦芳以謀泄之瑾瑾知岳密奏事八人夜趨帝前環跪哭以頭搶地帝色動瑾曰害瑾等者岳也閣議時岳獨稱是狗馬鷹犬岳買獻否而獨咎瑾等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命瑾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是夜立命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邱聚提督東廠谷太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而外庭不知也瑾後又分內外辦事廠瑾自領內廠比東西廠尤酷

殺岳亨罷遷健立逐韓文

瑾等是夜既據要地即夜傳命榜王岳等逐之南京
及晨旨下劉健等知事不可為各疏去去瑾矯詔勒
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瑾又追殺王岳范亨於途擊
折徐智背尋矯旨韓文落職閒住瀕歸陰遣邏卒厄
於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
韓文字道貫洪洞人謚忠定

搖社稷附權璫焦芳元宇

吏部尚書焦芳素與瑾善瑾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宣
府總督劉宇附芳結瑾以為兵部尚書後進吏部繼
芳入閣都御史曹元故與瑾親亦歷兵吏二部入閣
三人與瑾內外阿結肆意誅求凡變紊成憲極權臣
擅權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致海內騷動
社稷幾搖矣

六給事十三道廷杖除名

初劉健等致仕給事呂翀劉藩上疏留之南京兵部
尚書林瀚聞之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
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顧
命大臣以安社稷瑾矯旨逮繫下獄翀藩及銑彥徽

彈劾註卷一上

主

等二十人為民杖除名

枷枷貳逮重臣許多縊斃

瑾矯旨枷號高寶卿顧璿都御史劉孟逮戶部尚書
韓文下獄又逮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
給事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陳時弊懷狀自經死卻
夔因瑾私人冒榆林功難紀敘亦自經周鑰使還當
賂瑾苦無資自刎桃源舟次

謫陽明播艾璞杖殺源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言給事戴銑等以言為責今逮
至拘囚恐自是以言為諱雖關宗社危疑之事孰從
聞之乞宥銑等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請龍
陽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乘夜佯投
江冠履浮水上潛入武彘山既而恐為南京吏部尚
書父華累卒赴驛魏國公徐備與民爭田勘非艾璞
歸田於民備賂瑾覆勘以田予備謂璞前勘非是逮
下獄璞不屈曰此實民田瑾怒箠之死復甦謫海南
欽天監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前東西往來不定宜思慮預防瑾曰源何等官亦

學為忠臣耶逮下獄杖三十諭戍肅州道卒妻度氏斬蘆荻覆屍葬驛後朝野悲之御史徐口素忤瑾及巡長蘆鹽課應割送餘鹽銀兩口不從遂矯旨拿送錦衣衛杖三十死於獄守仁號陽明王華字德輝俱餘姚人楊源字本清豐城人

諸部寺衆臺垣叩頭長跪

劉瑾既擅大權威赫擬於至尊府部寺衙門官粟公事日候瑾門自科道部寺以下皆長跪一日帝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重復瑾怒罵之掌院事屠瀟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晚於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久乃起

為遺書暑天跪三百餘人

時早朝有遺書丹墀者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外時暑甚僵偃十數人命曳出內豎黃偉曰好男子死即死耳何為嫁禍他人瑾努目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令內豎擲水亦有頃瑾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朝官三百餘人

彈詞註卷一上

夫

盡送下詔獄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

記舊怒械入京罰輸塞下

瑾先已勒戶部尚書韓文落職怒不已乃以廣東司遺失簿籍遣官校械文至京下獄考訊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親納諸大臣凡忤瑾去者俱誣以舊事令輸粟塞下尚書王佐等都御史熊繡等皆不免罰貸以償緡紳為之騷然

榜朝堂詔奸黨甘露言靈

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傳示誥責略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等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等五十四人遞相交致各無俟矜惡先是舉朝交章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輩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至是果如進言

蒙清議伴中書碑文稱頌

許進謚襄毅字季升靈寶人

初劉謝二相罷去李東陽爲首相有監生投詩云才
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
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
之意後八黨父封都督造墳葬祭之文皆東陽撰瑾
創元真觀於朝陽門外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
張芹劾瑾亂政時東陽字賓
讚頗蒙清議 東陽字賓
之號西涯茶陵人謚文正

保善類與康海弔讓同情

修撰康海與李夢陽齊名兩不相下瑾慕海海不與
往來及夢陽下獄客左氏曰君非康對山爲能救我友請海
勉書片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友行也遂詣瑾
見書曰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行也遂詣瑾
瑾延置上座設席海曰我有言聽我則留瑾曰云何
海曰夢陽上座設席海曰我有言聽我則留瑾曰云何
與之歡飲達曙乃歸夢陽由是得釋而海願立往復
竟罹清議矣朱氏曰劉瑾用事名公鉅卿願立往復
者惟冀保全善類此東陽所以救大夏康海所以救
夢陽也他如廷杖謫戍得免死者不可勝數至匿名
帖一事朝官自五品以下罰跪送獄未如作何窮究
賴東陽以片言悟瑾立釋者三百餘人與陳太邱弔

彈詞註卷一上

十五

張讓父喪黨禍起多所全宥何具未可謂執偏見謂
其貪位因祿甘犯清議也 康海字德涵號對山武
功人陳實字仲乃許
人漢末爲太邱長

老天子鸚鵡神稱兵寧夏

是時劉瑾流毒天下逮大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倖
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
怨安化王寘鐫素有逆謀現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
禍福每見寘鐫輒呼老天子寘鐫乘衆怨令寧夏生
員孫景文以言激衆怒遂與都指揮何錦周昂等舉
兵反殺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及周東錦周昂等舉
罪狀特舉義兵清除君側關中大震陝西守臣瑾諸
鐫刊印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
寘音至
鐫音瀟

是天假藩宗反內難當平

寘鐫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同太監張永提督討賊一
清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
何謂一清曰寧夏不火當有捷報內難事非公無能
爲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即聞遊擊仇鐵襲執寘

楊張謀有端緒三更就執

鑄斬周昂擒何錦寧夏悉平永見一清料事如神促
膝問內難事合謀恩瑾天殆借鑄為逆璫授首資乎
也天誘其衷狡焉逞天德不台寧夏不亂則武宗
真鑄不反則楊張夜半之謀不合寧夏不亂則武宗
腹心之愛不割張父趙母社稷之憂詎有艾歟一
清字應寧號蓬菴先雲南人由湖廣徙丹徒謚文襄

張永促膝問一清內亂事一清手畫瑾字永曰瑾日
夜在上旁安從得一言入手一清即出二奏與永一
言寧夏事一清內變事屬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
進寧夏奏上必就公瑾問公於此時上寘璫偽檄乃進
內變奏上必悟即誅瑾瑾將柄用公矣永曰即不
濟奈何一清曰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脫不
信公可頓首請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
若無反狀殺奴饒狗又頓首涕泣但須得請即行事
無緩時刻永攘臂起曰老奴何惜餘年報半乎如一
清策出懷中疏秦瑾一十七事帝猶豫永黨張雄等
允奏命牌子頭召瑾眾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
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眾排闥入瑾問曰上安在曰在

彈詞註卷十一

上

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
數人執瑾就內獄帝初無誅瑾意及永抄沒其家帝
登城閱所抄袞袍寶印盈甲三千兵器繩繩不絕始
吐舌乃付錦衣獄又搜出暗計同謀吏部尚書張綵
錦衣都指揮楊玉石文義等王爵文簿乃坐瑾極刑
凌遲三日讐爭食其肉須臾而盡悉誅其黨公卿士
庶歡聲
震天

幸先期得未遂兵甲聲錚

是時瑾兄都督劉景祥死將以八月望日甲午葬百
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
中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傾朝送葬瑾
因為亂及永將至獻俘瑾令止良鄉以乙未入永以
十三入得先景
祥葬期二日云

瑾雖死璫擅權弟兄伯爵

劉瑾雖誅魏彬馬永成等仍擅朝權彬掌司禮監印
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李東陽等奏言二難
平定皆永等功遂封永兄富泰安伯爵容安定伯彬
弟英鎮安伯永成弟山平涼伯谷大用弟大圻永青

伯義子朱德永
壽伯食祿千石

立皇莊差買辦更寵朱寧

皇莊之設自成化始然不過數處至是先後建立連州跨縣如大興縣十里舖深溝兒高密店皇莊凡三百八十餘處差太監王贊往江浙織造買辦物料所至貪狼杆軸為之一空內官家人錢寧有寵立為義子賜國姓命掌錦衣衛事

流賊起保寧亂京畿尤肆

是時民窮財盡流賊蠡起保寧賊劉烈作亂侵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等亦保寧賊糾眾至十萬侵犯邯鄲陽霸州文安響馬劉七齊彥名等與太監谷太用馬永成張忠同鄉嘗同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帝遊幸之所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彥名繫安肅縣獄劉七等劫獄奪之旬日間聚眾數千所在窮民響應橫行畿甸京師戒嚴

齊彥名趙風子魯豫分行

文安縣生員趙風子名鏗有勇力劉六等掠文安擒風子降為盜每出不意突犯勢如風雨及賊黨益繁乃分夥為寇風子與劉三刑老虎揚虎合為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為一夥寇掠山東所至縱橫郡縣皆不能支

推元帥置金旗天開混沌

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賊勢日盛妄欲舉大事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稱副元帥邢老虎等並稱都督分二十八營應二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為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

劉六七過南京往復無人

劉六等入湖廣自黃州下九江剽湖口彭澤一帶郡邑舟過蕪湖據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鎮江官軍禦之敗績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山凌駕江面縱橫上下濱江之區咸被創殘彼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蘇為揚州官軍所拒復自海門而上派流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湖賊凡三

彈詞卷十一 上

三

過南京往來如
入無人之境

二百萬犒賞銀殺民冒級

帝大發兵討賊命總兵毛銖木監谷大用兵部侍郎
陸完提督軍務內閣票旨能擒斬賊三名者陞一級
劉六等雖擁眾數萬然從良民對敵望勢奔逸官軍
千人官軍追及賊驅勝從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
斬獲脇從首級報捷完等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
一獲者甚至賊已去遇平民亦殺以報功大用復奏
帶權勢子弟僕從無數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
以來芻糧犒賞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為之虛耗

狼山風真安牒幸殄遊魂

陸完自臨清至鎮江分兵守要害劉七彥名等復沿
江東下泊狼山下是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
衆顛暗不支嘔泄臭穢自相擊撞乃登山團聚官軍
奮勇上攻劉七赴水死彥名為遊兵斬首餘賊俱盡
劉三自河南入羅田掠��官軍敗之三由黃陂走
桐柏南召為指揮王瑾射中左目三縱火自焚死趙
度風子戰敗走德安至應山遇僧真安因削髮藏
度牒令賊黨邢本道各散欲渡江從江西賊湖廣巡

翼詞註卷十一上

撫劉丙擒獲本道知風子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
之武昌衛軍人趙成於黃陂九十三里坡遇風子見
狀貌與須示合追至江夏管家套擒
之搜獲真安度牒檻車送京伏誅

王新建運機謀四平贛盜

正德濁亂各處盜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入帽山者號
贛賊仙女寨雞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
號靖安賊王浩入為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為東鄉
賊都御史陳全等征剿九載賊黨略乎然多所招撫
未大懲創旋復嘯聚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賊
等為左溪賊謝志山等為尚書王瓊景等為桶岡賊
池大鬚守仁悉罷客兵自募鄉勇規畫山川廣行間諜
南贛守仁悉罷客兵自募鄉勇規畫山川廣行間諜
偽撫劉頭伴委桶岡直搗橫水旋破左溪乘勝進克
桶岡然後計誘劉頭賊首至贛擒之連定王荆計破
賊巢八十四處增設縣賊首者二特設
南贛提督軍門者一守仁封新建伯

獻密計降內旨調衛邊兵

近臣有密獻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議調大同宣府
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帶遣谷大用至內閣議李東

陽力持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疏諫不聽促令擬旨東陽復陳其十不便翌日降內旨行之

同起以外四家微行家裏

大同遊擊江彬宣府人從征流賊於山東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帝彬機警善迎人意帝喜留侍左右望左豹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號外四家彬尤近狎用事帝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起卧彬時導帝微行黃花鎮等處每遊戲外郊彬並騎鎧胄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送出居庸至懷來宣豹房珍彬爲帝營鎮國府第於宣府中帝甚樂焉稱曰家裏還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帝甚樂焉稱曰家裏還京後念之不置及再度居庸益厭大內蓋初以豹房爲家後更以宣府爲家矣

入高門置酒肆僧婦迎春

帝至大同以總兵葉椿第爲都督府居焉奪指揮關山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爲酒肆榜曰官食每車駕至高門大戶即馳入宣其婦女富民多厚賂彬以求免

彈詞註卷十一上

金

時值立春帝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帝視之大笑以爲樂

請收地畀藩封挽回覽制

秦王惟焯請開中田爲牧地謂高皇帝時原以賜臣先王棟者江彬錢寧等受王賂請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制楊廷和蔣冕稱疾梁儲曰如皆引疾若國事何遂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若令無得益藩王地非吝也藩王地廣則士馬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於宗社今以王請之勤朕念親親界地不吝王得地宜益謹毋多養士馬毋收聚奸人聽其蠱誘震及邊方危我宗社是時雖欲念親親不能已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亟已之遂勿與梁儲諡文康順德人號厚齋

爲巡邊促草勅自貶將軍

帝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鐘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勅楊廷和梁儲疏諫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帝御左順門召儲面促草勅儲對曰他可將順此教斷不可草帝大怒手

劍起曰不草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
臣即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草救以臣名君顯戮臣
罪不可赦良久帝擲劍
起乃自稱之不令草救

梁儲本傳載儲草救事

甚詳近見毛西河太史上史館總裁劉子後實錄並
草律在正德十二年今攷正德十一年云先是秦王

無惟焯請地事惟嘉靖三年實錄中有云先是秦王
惟焯奏太祖賜瀧關西鳳翔東沿河灘地牧馬高

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仲玉等亦奏
祖額糧地被奸人捏作荒間投獻秦府戶部行撫按

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侵奪民地是實上
曰民所爭撫按所勘之事而移之梁儲造為制草殊

不可解向使嘉靖一正德既請嘉靖又復請則撫按
德何書閣臣救語何以不書蓋秦王之請則撫按

末撫按之勘在嘉靖之初而儲傳王之請則撫按
儲事以為請在正德可以假借而不虞儲爭草救伏

錄直書之嘉靖年耳
壽巡邊下內閣草救甚急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

順門待之儲固不草上怒手劍起曰不草齒此劍儲
免冠云云上擲劍起遂不令草救今實錄十三年

七月八日帝將幸宣大令太監蕭敬傳旨趣草特命
總者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救內閣九卿科

道在左順門泣諫不納夫九卿科道具在則非獨促
儲也泣諫不納則非不令草救也蓋兩時在左順門免

告廷和引疾惟儲冕二人同九卿科道在左順門免
冠泣諫至晚才出次日冕發疾惟儲在閣司禮諸

監及內侍羣閹至閣逼草儲獨爭之不得夫曰不得
則已草矣曰獨爭不得更非他人所能與矣若鎮國

公救與草總兵官救不是一時後此宜大同紀寬錄
載救進威武大將軍公爵名鎮國公賞廷和紀寬錄

各銀五十兩紵絲兩表裏廩一子錦衣世襲廷和等
疏諫不納惟南征時又令草威武大將軍救廷和等

係不肯而儲強之曰只寫救與鎮巡也罷此閣中鎖屑
實錄不載而視草錄之顯行於世是前諸救皆

為儲傳以草救之君如霍韜陳建輩皆以同鄉袒儲
而韜與廷和議論齟齬故造為草制爭草救請居守

為阻居守復護衛為斥護衛四大事欲以抑廷和而
楊儲也不知國史具在欲蓋彌彰大事欲以抑廷和而

稿文康生平詳著明紀今毛公引據實錄謂為不然

彈詞註卷十一

全

豈明紀諸書不可盡信若是耶節略
附此是非真偽覽實錄者自有定論

更思想歷江淮徧觀中土

有旨南巡欲登泰岱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
伺武當徧觀中土繁麗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旨下
人情
洵洵

滿朝臣齊杖斥百八十人

南巡旨下於是翰林及諸部司屬一百八十餘人咸
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郎中黃鞏等疏繼入
林大輅等合疏入帝大怒下鞏等七十餘人俱下獄
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大輅等七十餘人俱下獄
數日京師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
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哭諫不
允即拔刀自刎是日內旨芬等俱午門前杖五十為
首者調外任鞏等俱杖五十削籍大輅等杖五十降
三級外補時被杖死者陸震劉枝等十餘人駕遂不
果出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進賢人黃鞏字伯固莆
人田

彈詞註卷十一上

全

復護衛仗全卿輦金分餽

寧藩舊封大學永樂以其地與采顏三衛徙封江西
天順間寧王以事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劉瑾用
事宸濠賂瑾復之瑾誅護衛復革陸完先為江西按
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曰全卿
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遺書謀復護
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伶入臧賢有寵於帝賢壻
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因之以通於賢每手書
寄賢字賢為良之賢契至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
飾藏於賢家分餽諸權進士內閣皆在東閣讀卷完
寧謀時三月十五廷試王疏十五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
於十四日投覆寧王疏十五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
旨過東閣云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心動勞楊廷
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準
與王管業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費學士胡副使毒掠遭焚

寧藩謀復護衛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寧
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
准類矣及完約廷和票旨宏不與聞會言官疏論
近幸以為宏嫉之共謀譖宏私其弟象入翰林且

乾清官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勒宏致仕宏南
歸舟至清源濠陰遣人入舟縱火行李皆為煨燼
又使人焚毀其廬墓宏濠既得護衛誘聚天下亡命
賄結在朝權貴反跡已著人莫敢言江西副使胡世
寧憂之上疏言寧王驛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刑政
不摘天子乞銷隙寢邪於未形宸濠恨甚必欲置
死捕前疏語奏世寧離間親親奸言誹謗賂用事者
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死衆言官直之行撫按孫燧
等會勸委曲明世寧無辜得免死戍遼東費宏字
子充號鷺湖鉛山人諱文憲

林華報宸濠反燧達殉節

先是貴幸皆黨濠為復護衛已而知有反謀欲復革
去以免後患於是御史蕭淮疏劾宸濠不法事遣太
監賴義等戒諭革其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儀程歸報
聞義等往以爲擒洽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兼程歸報
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亟召素與
謀舉人劉養正等議養正曰事急矣明早各官謝宴
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
飭兵器待旦及各官上謝宸濠露臺大言曰太后

彈詞註卷十一上

臺

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都御史孫燧曰密旨安在濠
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厲聲曰天無二
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命縛燧副
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
耶濠並縛之訊逵何言逵曰惟亦心耳豈從汝反乎
俱拽出惠民門外被殺孫燧字德成謚忠烈餘姚人許逵字汝登
固始人謚忠節

幸遲留天奪鑿喪銳堅城

宸濠既舉事造偽檄指斥朝廷期順流下南京遠近
震駭聞念四等破南康九江住旬餘濠始出載妃媵
世子以從盡奪官民船蔽江而下經安慶知府張文
錦指揮楊銳銳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
大罵之濠怒遂留攻安慶令僉事潘鵬遣人諭降文
等手斬之投尸城下宸濠攻圍十八日盡攻擊之術
城守愈固兵疲氣下宸濠使濠乘初起之銳兵
不留行直搗建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白悞頓兵
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亡
夫豈人謀不滅實天奪其鑿也

王伯安伍文定徵兵倡義

時王守仁提督南贛軍務宸濠反報到京尚書王璠
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時朝廷
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
城而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邀之豐城知縣顧私奔
報守仁乃棄所乘坐船比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
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
知府徐連臨江知府戴德儒贛州知府邢珣谷率兵
至守仁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守城
者皆先逃潰城門或開或閉遂衝之寧府官中眷屬
皆自焚守仁餘姚人字伯安封新建伯文定字邦
治松滋人

逆婦言焚樵舍叛黨齊擒

宸濠攻安慶不下聞守仁兵趨南昌大恐議還救根
本李士實勸濠勿還兵徑取南昌既擊大位江西自
服濠不從解圍還守仁趨各哨兵迎擊遇於王家渡
伍文定哨先進邢珣繼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濠
懼退保樵舍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
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其妻姚及宮人皆赴水死世
泣諫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往事即痛

彈詞註卷十一

上

圖南幸止獻俘捷音重上

宸濠雖擒守仁捷書未至諸邊將豹房者各獻擒
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幸於是自稱奉天征討威
武大將軍鎮國公江彬許秦劉暉中官張永張忠等
俱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方出師駐良鄉守
仁捷奏至且慮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帝屢檄止
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張忠等謂當縱之鄱湖濠已擒
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上親
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守仁重上捷音守
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
等姓名於內上之乃止

賴張永善調護凱奏還京

初羣黨欲自獻俘襲功遣人止守仁於廣信守仁不
得已械繫宸濠取道由浙河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
守仁至杭力言江西民遭濠毒之苦永深然之徐曰
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
非為掩功來也守仁信其無他在杭竟不至南京無
帝備言守仁之忠張忠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無

吾可知試名之必不來帝召之永密遣人報守仁即
奔命至龍江忠又阻之守仁乃綸中野服入九華山
永聞之力言於上曰守仁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棄官
入山爲道士帝益信之忠彬毀遂不入械宸濠至南
京帝欲自以爲功乃與諸近侍戎服整軍容出城數
十里列俘於前揚州淮安沿途進賀功
牌花紅綵帳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

十六載用不賢瀕危數事

帝在位一十六年初信任劉瑾執朝官下獄自手圈
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
正德之際頰危者數事八黨之橫漢之十常侍也臧
賢之變唐之郭從謙也鐳濠之叛漢之七國晉之七
王也流寇之擾漢之黃巾唐之黃巢也江彬之入衛
錢寧之流毒漢之名董卓唐之寵祿山也宣府之遊
山隋之幸江都也

果應了紅袍夢風世緣因

初帝將誕之日孝皇閱章奏於文華殿假寐既而覺
曰適夢紅袍人如北夷狀者由上北門入中宮此何
彈詞註卷十一上

祥也俄而掌宮王太監以中宮誕皇子奏孝皇頷之
帝數歲輒於宮中乘木馬習戰射即位後南巡北幸
戎服從行亦或
得之夙世者歟

臨晏駕豹房中旁惟敬進

帝還京不豫寢疾豹房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
右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以朕意達皇太后
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
非汝衆人所能與也遂崩於豹房敬進奔告皇太后
移殯於
大內

幸江彬歸私第乳臭愚人

初上寢疾江彬猶改圍營爲威武圍練自提督軍馬
中外慮彬旦夕反帝崩彬入左右皇太后名楊廷
中議秘不發喪以上命名彬入彬不知帝崩並其于
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磔於市籍其家厚
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鎮執其黨數人下獄谷應
泰入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輩也乃大厦將傾漂搖
彬猶晏然歸卧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之詔召之

而即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歟
楊廷和字介夫號石齋蜀之新都人謚文忠
禮按允悔菴明史擬棄載揚文忠列傳內云
上崩司遺敕迎興世子即位復以大行末命
散豹房官軍使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
安遠伯許泰兵尚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
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
營邊及保定官軍罷還鎮是時江彬故掌
豹房軍既解散而提督團營彬又不與心
快自疑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裹甲
立馬以伺動息京師洵言彬且反矣王憲
曰江許共事今用許防守而遺張洪爲彬
探意言彬團營根本留江疑江調發耳
都督張洪爲彬探意言彬團營根本留江
疑江調發耳何疑而反乎彬聞之稍安廷和
擬旨奏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彬被旨行
祭遂縛之與不發喪名彬磔於市然後散
軍歸鎮之說互異

明史彈詞註卷之上

彈詞註卷十一

允

